联系我们 —— 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

2017
2月下
STORIES
4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福至心灵 喜盈故事

2017年上海金山“山阳·荣欣书院杯”

全国幽默故事会征文启事

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讲好中国故事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汇聚全国故事精英，交流幽默故事创作经验，探讨幽默故事创作规律，提高幽默故事创作质量，推动中国故事大发展、大繁荣，特举办“中国故事节——2017年上海金山‘山阳·荣欣书院杯’全国幽默故事会”。

一、指导单位

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，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宣传部。

二、主办单位

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，上海市金山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，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人民政府，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。

三、承办单位

上海市金山区文化馆，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文体中心，上海市金山区故事学会。

四、支持单位

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《民间文学》杂志社，龙源数字传媒，上海荣欣书院。

五、征稿时间

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。

六、作品要求

1. 主题积极向上，形式不拘一格，内容贴近生活，情节生动有趣，语言活泼幽默，具有讲得出、记得住、传得开的特征。

2. 每篇字数600～1200字。

3. 每位作者限投3篇。

4. 个人参赛作品，要求未在省、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。

七、参赛方式

1. 组织推荐：由《故事会》等故事期刊推荐。来稿请寄：上海市绍兴路74号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邮编：200020；征文信箱：gushihui999@126.com。

2. 个人参赛：来稿请寄：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文体中心（体育路53号），全国幽默故事会办公室，邮编：201508；专用邮箱：syzymgs@126.com，联系人：张玉平。

3. 请作者自留底稿，参赛稿一律不退。

八、奖项设置

本次大赛将评选出最佳幽默故事80篇，其中：

5000元，5篇；3000元，10篇；2000元，25篇；1000元，40篇。

九、作品权属

1. 参赛作品著作权、署名权、名誉权归作者所有。

2. 获奖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，用于大赛公益性宣传（不另付稿酬）。

3. 凡发生著作权益纠纷，由参赛作者自负。

阴差阳错的礼物



有这么一个故事，一个美国单亲妈妈独自抚养儿子，她靠在工厂打零工挣生活费，母子俩日子过得很清苦。儿子一直想坐一回摩天轮，可票价要10美元，这是妈妈好几天的工钱，于是妈妈始终没有同意儿子的请求。

一天凌晨，下夜班的妈妈走在街上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翻检废品，那不正是自己的儿子吗？被妈妈撞见，儿子只好垂下脏兮兮的小手坦白："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想靠捡废品来凑够摩天轮的10美元门票。""傻孩子！"本想发怒的妈妈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，禁不住鼻子一酸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钱币递给儿子，"这是妈妈半个月夜班挣到的20美元，明天就是你10岁生日了，你可以去坐一次摩天轮。不过要记住，把剩下的10美元带回来交给妈妈！"

第二天，妈妈左等右等也不见儿子回来，直到深夜，满身汗味的儿子才终于回到家。妈妈以为他拿着那20美元疯玩挥霍去了，平生第一次打了儿子一巴掌。没想到儿子忍住泪水，捧出一沓零钞："妈妈，这是剩下的10美元。"妈妈这才知道错怪了儿子。

转眼间，儿子将要迈进大学校门，妈妈怀着愧意说："妈妈对不起你，这么多年从没能送你一件礼物。"不料儿子神秘一笑道："不，妈妈，你在我10岁那年给了我一件礼物。"说完，儿子找出一张已经发黄的纸片，那是一张价值20美元的印染厂票据，上面还记录着妈妈每日加班印染的衣物数量：9月2日，95件；9月5日，102件；9月8日，96件……

妈妈愣住了，儿子认真地说道："那次您给我20美元，让我去坐摩天轮，到了售票处，我才发现这只是张票据，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，我终于体会到妈妈的辛劳。那天我没有坐上摩天轮，至于交给您的10美元，是我那些日子捡废品换来的……对我来说，这张票据是最珍贵的礼物。"

一个无心之失，却成了一件有意义的礼物。俗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就像命运给人的馈赠。本期的"头条故事"，也正是这样的阴差阳错。亲爱的读者朋友，在您的生活中，有没有如此巧合的礼物呢？

（插图：丁德武）

625 2017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2月




STORIES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（www.storychina.cn）











2017年2月

下半月刊·绿版

社　长、主　编　夏一鸣

副社长　张　凯

副主编　朱　虹　吕　佳

本期责任编辑　王　琦

电子邮箱　wangqi_8656@126.com

发稿编辑

朱　虹　刘雁君　黄怡亲　赵媛佳

美术编辑　郭瑾玮　王怡斐

本社办公室电话　021-6437 5030

红版编辑部电话　021-6433 2325

绿版编辑部电话　021-6433 6469

地址　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　邮编　200020

主管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主办　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单位　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发行范围　公开

出版发行部

发行业务　021-6431 3938

发行经理　钮　颖

媒介合作　021-6433 8113

媒体部

新媒体　021-6467 7160

广告业务　021-3401 0383

广告经营许可证
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

故事会互联网＋

《故事会》微博　@ 故事会

《故事会》微信　story63

故事中国网　www.storychina.cn

《故事会》网店
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
国外发行　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　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
发行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
国内代号　4-225　定价　4.00 元

销售手段

阿玲去菜场买土豆，买完刚要离开，被卖菜大妈叫住了，大妈热情洋溢地说：“今天的青菜可新鲜了，买点吧？再搭配点蘑菇，烧菜好吃！对了，我可以给你办张卡，充 500 送 20……”

阿玲忍无可忍，说道：“我只是来买几个土豆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，烦不烦呀！”

卖菜大妈挠了挠自己的头发说道：“你也知道烦！上次去你店里理发，你不也这样对我的吗？”

（丁香清幽）

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减肥功用

一个姑娘嫌自己脸大，问专家有没有能让脸变小的食物。专家回答大蒜可以。

姑娘疑惑地问道：“是不是因为大蒜有燃烧脂肪、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？”

结果专家说：“大蒜能让别人远离你，离你越远，看你的脸越小。”

（余　娟）



小声点

妈妈从理发店回来，觉得新发型太短，就摸着头发自言自语：“快点长，快点长。”

儿子好奇地问：“妈妈，头发能听懂你说话吗？”

妈妈哄他说：“当然能啊！”

儿子听了，神秘地说：“妈妈，那你小声点哦，我怕你身上的肉肉听见了，也跟着长起来。”

（皮小贝）

别视频了

儿子去外地工作，头一次用手机和老爸视频。最后老爸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："以后还是打电话吧，不要视频了。"

儿子听了很感动，心想老爸这是想给自己省手机流量啊，忙说："没事没事，我的流量是包月的，花不了几个钱。"

谁知老爸摇着头说："不是，我看不习惯你摄像头里的脸，太吓人了。"（岳　岳）

不相信

儿子刚回到家，老妈凶了他一句："今天在学校为啥打架？"

儿子蒙了，立刻反驳道："不可能！我今天都没去学校。"

老妈一听火了，劈头给了他一巴掌："好啊，老师说你逃课了，我本来还不相信！"（极品咖啡）

做　梦

一个学生在晚自习上睡觉，被班主任叫醒后，仍一脸不服，气呼呼地跟班主任抱怨："老师，我梦到了这次模拟考试的题目！不过刚拿到卷子就被你弄醒了。"

老师听罢说道："要不我给你抱床铺盖来，你把今年高考题给同学们弄来吧。"（风吹麦浪）

陌生来电

老公手机有个陌生来电，老婆一把抢过去接了，只听一个娇滴滴的女声说道："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呀……"

老婆气急败坏地把手机扔给老公，大吵大闹起来。为了平复老婆的怒气，老公只好陪她逛街，买了她一直想要的那个包包才算完。

回到家，老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偷偷拿过老婆的手机查看，一下就发现了那个来电号码，顺手拨了过去，只听对方急切地问道："包包到手了吗？"

（岸芷汀兰）



·笑话·

没带驾照

一个姑娘刚考出驾照不久，这天开车上路，因违规行驶被交警拦下了。交警请她出示驾照，她却说没带。

交警不相信地问："开车出来怎么可能不带驾照？"

姑娘理直气壮地回答："人家好不容易考出来的，带在外面万一丢了呢！"

（清　风）



双十一夹击

双十一快到了，丈夫看到妻子的淘宝购物车里满满的东西，灵机一动，把银行卡里的钱都转到了老妈的卡上，妻子如果要问起，就说老妈急着用钱，过阵子再把钱转回来。

丈夫转完钱后正暗自得意，老妈打来了电话，她在电话里激动地说："哎呀，还是儿子孝顺，我正愁双十一你爸不给钱买东西呢！"

（解　敏）

什么高科技

阿明在地铁里碰到同事，看他用手机刷卡出站挺方便，就问他是怎么操作的，是不是要下载软件。

同事故作神秘，不肯说，这下阿明更想知道了。同事说："那好，请我喝瓶汽水我就告诉你。"

阿明赶紧买来汽水，同事拧开汽水瓶盖，说："其实很简单，把公交卡藏在手机套里就行了。"

（夏　河）

听力测试

医生："你能不能看到墙上的字？"

患者："什么字，哪儿呢？"

医生"啪"地盖了个章，说："你通过听力测试了。"

（史志鹏）

自信一点

班级联欢会，老师让一个男生跳个舞，男生弱弱地说了句："我不会。"

老师鼓励他说："男孩子要自信一点，大胆一点。"

结果，男生嚣张地喊了一句："老子不会！"

（蓓　蓓）

炒　蛋

儿子第一次做菜，看着老爸夹了一筷子炒蛋放进嘴里，儿子满怀期望地问道："老爸，味道怎么样？"

老爸皱皱眉说道："嗯，你这盐炒得不错，有淡淡的蛋香！"

（卧　龙）

新发现

一个律师对妻子说："客户说他没钱了，我也没法继续帮他上诉了。"

过了几天，律师告诉妻子："我发现了一些新东西，所以要帮客户再次上诉。"

妻子问："是发现了一些新证据吗？"

律师说："不，我发现客户的银行账户还有五千美元。"

（许勒 译）

保护视力

儿子快高考了，但还是无心学习。一天晚上，儿子正在玩手机，老爸进来拍着儿子的肩膀说："你要注意劳逸结合，特别要保护好视力，千万别近视了……"

儿子感动得用力点头，只听老爸继续说："不然以后做泥瓦匠看不到吊线，墙砌得不标准，老板要扣钱的。"

（潘光贤）



本栏目欢迎来稿。如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wangqi_8656@126.com。





紧迫之际遇贵人，想不到这“贵人”却另有其人……

贵人相助

时应友



冯大年盘了个店子做餐饮生意，刚试营业了几天，却遭到了周边居民的投诉，说他排烟管道对着住户窗户，被城管勒令停业整改。

怎么改？做工程的师傅说只要做个长烟筒，把油烟往天上送就可以了。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并不容易，师傅一预算，至少需要八千块钱。冯大年傻眼了，他的口袋已经空了，店面装修，至亲好友早已借过一圈了，还到哪里去凑这八千块？

冯大年在手机通讯录里翻找起来，看到曹明阳的名字时，冯大年停下了。两人曾经是十分要好的朋友，曹明阳不止一次地向冯大年借过钱，后来曹明阳生意做顺了，冯大年见他迟迟不还钱，而自己正需要用钱，便当面讨要。曹明阳倒也爽快，第二天就把钱还上了。可是从那之后，俩人的关系变得微妙了，以至于到现在一年半载都难得见一次。

冯大年硬着头皮给曹明阳发了条信息，大意是遇到急事，资金周转不灵，望好朋友帮忙借八千块钱，解燃眉之急，一个月后返还，而后连同自己的银行卡号一并发出。

信息发送过后，冯大年抽了两根烟，也不见回复。无奈之下，冯大年想让师傅先干活，完事后结账，可师傅是不见兔子不撒鹰，死活不

同意。冯大年正在低三下四地跟师傅商议，只听“叮咚”一声，来了一条短信。冯大年掏出手机一看，顿时眉飞色舞，短信提示他的银行卡里存入八千块钱。

冯大年当即回家拿卡取钱，一时心急，他竟然忘记银行卡放在哪里了，翻箱倒柜也没找到。幸亏找到了存折，冯大年便用存折到银行取出了八千块钱。

有钱好办事，几天后，饭店正式开张营业。开门大吉，生意兴隆，冯大年心里乐开了花。

一个月之后，冯大年来到曹明阳家。进门后一看，四处凌乱陈旧，这些年，曹明阳过得不如意啊！曹明阳见到他很是意外，冯大年也不多说话，掏出两沓钱，“啪”地往桌面上一放，财大气粗地说：“兄弟，感激的话说出来见外，这一沓是八千块，你的本金，这一沓两千块，你的分红。”

一时间，曹明阳不知所措，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。冯大年不由分说地一拍他的肩：“好兄弟，咱们之间以后别再谈钱了，需要帮忙的话，尽管开口。”

听说曹明阳的妻子得了肾囊肿，正在住院准备手术，冯大年又去医院探望一番，留下一千块钱。

一晃两个月过去了，冯大年饭店的生意蒸蒸日上。可这天，他竟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，有人把他给告了！

开庭这天，原告席上坐着一个老实忠厚的汉子，名叫赵长胜。见到冯大年，赵长胜摇头叹气：“哎，其实怪我自己，说出来别人都不信。几个月前，我往银行里存钱，竟然把钱存入别人的卡里了。”说着，他掏出两张一模一样的银行卡，“孩子从外面捡来这张卡放在桌上，我以为是自己的那张，就揣到银行去了。我也是马大哈，存钱时看都没看就在单子上签了字。直到取钱时



才知道钱存错了。”

看着那两张银行卡，冯大年心里猛然一紧，自己的银行卡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一直没找着，难道……想到这里，冯大年赶紧询问：“老哥，你还记得存钱的日期吗？”

赵长胜点点头，说出日期。冯大年赶忙掏出手机查看，那条存钱到账的短信，果然在同一天。

冯大年明白了，当初借他钱的不是曹明阳，而是眼前这个误打误撞的赵长胜。

冯大年一把拉起赵长胜的手：“老哥，你可帮我的大忙了！咱哥俩就别在这儿耽搁了，随我去银行，这就把钱转给你。”随后，冯大年跟工作人员讲明原因，两人庭下和解。去银行的路上，赵长胜愧疚地说：“大兄弟，一看你就是个敞亮人，我也是没办法才起诉的，这一招还是银行告诉我的。”



冯大年拉住赵长胜的手：“老哥呀！你就是我命里的贵人，没有你相助，我都不知道怎么闯过那一关。啥也别说了，咱们今天认识了，就是朋友，将来若遇到难处了，跟老弟说。”

从银行出来，冯大年思虑良久，还是拨通了曹明阳的电话。曹明阳说妻子已经出院了，还说等医药费报销后去找冯大年还钱。

“咱们兄弟不是说好了嘛，不谈钱！”“不，今天这事我一定要说明白，不然心里一直有个疙瘩，我没借过钱给你，那天我之所以没说破，是因为当时正为钱的事发愁呢，你嫂子她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冯大年脑子一转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兄弟，我都知道，我只是想帮兄弟一把，又怕你死要面子拒不接受，才演了那么一出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



幸福的绿指甲

■伍金松

假期打工时，我每天都会到一家名叫天天见面的馆子吃早餐。去的次数多了，我注意到一对小情侣。

两个人看起来很恩爱，女孩经常会帮男孩整理衣领，男孩也会帮女孩擦掉沾在嘴角的芝麻酱。他们跟我一样，每天都会在这家早餐店吃早餐，男孩吃面，女孩吃粉，边吃边聊。吃完早饭，各自上班。

一天早上，女孩吃了一口粉，突然把筷子拍在桌子上，说：“我真受不了我们经理，每天都给我派那么多的任务，我才刚工作呀，又不熟练，哪做得完嘛！”

男孩用一只手握紧女孩的手，用另一只手取出一双新筷子递给女孩，说：“慢慢做，总会做完的。刚开始都不容易，你可以的。”

女孩还是接着抱怨，男孩继续很温柔地劝说，最后女孩噘着嘴拿起新筷子又吃了几口。

那段时间，女孩每天吃饭时都会抱怨，不是上司不好，就是同事不好，还有就是公司不好，反正周围所有的一切在她眼里就没有好的。我有时候都听烦了，但那男孩的脾气倒是一直挺好的，每次听女孩抱怨完，总是一如既往地温柔劝慰。我不禁打心眼里佩服男孩的好脾气。

后来有一天，女孩终于歇斯底里了，说着说着竟然抱着男孩哭了起来。男孩放下筷子，搂着女孩，还是和往常一样好言相劝。

这时，店主的猫跑到他们面前，女孩伸出手想摸摸那只猫，猫却一下子跑开了。女孩猛地站了起来：

“我和谁也相处不下去了，你看，连猫也不理我！”说完，跑了出去。男孩起身付了钱，赶紧追了出去。

我看在眼里，觉得女孩有点可笑，这完全不关猫的事，我见过这只猫，野得很，而且很认生，没人摸到过它。

第二天，我看到女孩一个人来吃粉。她的眼睛红肿着，用筷子夹着粉，很久也不吃。后来女孩勉强吃了几口，那表情仿佛吃的不是米粉，而是苦树根。

我不知道男孩为什么不陪她来一起吃了，也许是受不了她的抱怨离开了她，也许只是暂时让彼此冷静一下。

就在我结束打工要离开的那天早上，我又看到了他俩。

女孩看上去很高兴，边吃边说：“你给我下的那些调节情绪的视频我都看啦，我以后再也不抱怨这抱怨那啦。”

男孩笑着说：“别别别，你想抱怨就抱怨呗，这才像你嘛！只不过你向我抱怨就行，别把这种情绪带到别的地方就好了。”

女孩点点头，幸福地笑了笑。这时，店主的猫又跑到了店里。男孩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，对女孩说：“把手伸过来。”

女孩说：“干啥？”但她还是把手伸了过去。

男孩把手里的东西拧开，原来是一瓶指甲油。男孩在女孩的左手食指上涂了一层，竟然是绿色的。

女孩抽回手，说：“丑死啦！”

男孩神秘地一笑，说：“你冲猫挥挥你的绿指甲。”

女孩试了试，奇迹发生了，那只猫竟然跑过来，乖乖地钻到了女孩脚下，任女孩抚摸。女孩脸上笑开了花，过了很久，才牵着男孩的手出去了。

这时，老板放下手中的笊篱，说：“从没见过这么聪明的人。”

我忙问老板怎么回事，老板告诉我，那男孩之前连着几天早早地来到店里，用一块绿色的纸片包着鱼块喂猫，看着猫吃完后，他又拿着绿色的纸片给猫看。说来也怪，那猫竟然还能认得出颜色，今天一看到女孩的绿指甲，立马就跑到了她身边。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本文为故事中国网举办的最棒的故事（第一季）获奖作品。

扫一扫二维码，最棒的故事（第二季）活动即将火热开启。





照片去哪儿了

■杜　辉

林溪是个白领，业余爱好很多。这天，林溪看到一家大型门户网站上正在举办一场父亲节的活动，要求以图文结合的方式，讲述自己和父亲之间的感人故事。

林溪心中一动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她风风火火赶到家，正好父母都不在，她翻箱倒柜，找出一本相册，一页页地翻动着。她的动作越来越缓慢，表情越来越凝重，眼睛里渐渐蒙上了一层雾气，连那些照片都由清晰变得模糊起来。

这些照片的背景只有一处，就是美丽的南明湖畔，照片里的人物只有两位，就是林溪和她的父亲，连拍摄时间都是每年的同一天——林溪的生日。第一张照片上，她只有一周岁，还被父亲抱在怀里；拍第二张照片时，她两岁了，骑在父亲的肩膀上；三岁时的那张合影，她已经站在父亲身旁……接下来的那些合影，女儿和父亲身高上的差距越来越小，是的，女儿在渐渐长大，而父亲在慢慢衰老。

林溪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惭愧，虽然她每年都会配合父亲，在自己生日那一天，在南明湖畔拍一张这样的合影，但她毕竟太年轻了，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倾入太多的感情，甚至没有把这些合影完整地看一遍。幸好这次父亲节的活动，唤醒了她心中那份迟钝的爱。

林溪把这些照片拍下来上传到网上后，很快在参赛者中脱颖而出，引发了广泛关注，这组照片像一部家庭的编年史，记录了岁月流逝，



更记录了父女情深，让无数网友为之感动。

但一位细心的网友很快发现了问题，在评论区发言：“看你的文字介绍，你今年二十六岁，从一岁开始，每年生日拍一张合影，一直拍到去年，应该有二十五张合影才对啊，可你的帖子里为什么只有二十四张合影？”
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林溪连数几遍，那组照片果然是二十四张，也就是说，其中有一年的生日，并没有拍下父女合影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林溪一时百思不得其解。

有一点林溪可以肯定，这一次缺失的生日合影，应该是发生在自己幼年时，因为自打她有清晰的记忆以来，父亲对这件事的坚持，可以说是风雨无阻，没有遗漏过一次，但也正因为这样，林溪才会格外困惑：那一年的生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阻断了父亲多年来的坚持？

对于这张缺失的合影，网友们兴趣浓厚，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。

有网友提出：“会不会是你父亲搞丢了一张照片？”

对此，林溪当即否决道：“这种可能性非常小，我从小就有丢三落四的毛病，我爸对我这方面要求很严格，他笃信正人先正己的道理，在我印象里他从没丢过重要的东西，你们也看到了，这些照片保存得有多好。”

又有网友评论道：“南明湖在远郊，离你家应该有段距离，会不会那天天气不好，你爸突然懒得去了？”

林溪很快回复道：“不会的，



我爸之所以这些年坚持和我合影，一方面是为了记录下父女相处的时光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培养我持之以恒的良好习惯，一旦想好了做一件事，绝不能半途而废。”

还有网友推断道：“或许你爸当时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，他只好作出割舍了。”

林溪考虑了半天，回复道：“你的猜测有一定道理，可惜还是没法说服我。我记得在我十七岁生日那天，我爸不惜放弃一单生意，专程从外地赶回来，他对我妈说：每年生日的父女合影，是我对女儿的承诺，我要让她明白守信的重要性，这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。”

就这样，林溪的帖子人气越来越高，评论也越来越多，还有不少网友通过站内短信跟她私下交流。这天，当林溪打开一条短信时，眼睛一下子瞪圆了，短信的内容很简单，只有短短十几个字：“你想知道答案吗？周末下午，南明湖畔见。”

到了周末，在风光如画的南明湖畔，林溪见到了一个年轻男人，他自报姓名叫邱峰，看上去成熟稳健，很有绅士风度。邱峰取出一张照片，面带微笑地说：“答案就在这里，你遗失的那张照片，变成了另外一张合影，一直被珍藏在我家。”

这是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合影，一看就有些年头了，照片上是一对年过五旬的农村老人，他们并肩站在南明湖畔，腼腆的笑容里，透着质朴的幸福感。

看了这张合影，林溪已经隐隐约约地猜到了什么，她把目光转向邱峰，等待他讲出事情的真相。

邱峰用略带磁性的嗓音缓缓讲了起来：“照片上的两位老人，是我的爷爷奶奶，他们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，脑子还很好使，他们经常拿着这张照片，给我讲起二十年前的那段经历。两位老人相濡以沫半辈子，好得跟一个人似的，为了庆祝结婚三十周年，一贯从牙缝里省钱的他们，竟然奢侈了一回，出去旅游了一趟，南明湖是最后一站。

“在南明湖畔，他们看到了一家三口，妈妈拿着相机，正准备给父女俩拍照。我爷爷见到之后，又羡慕又懊悔，如果能和老伴拍一张合影，作为结婚三十周年的纪念，该有多好，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现在去哪儿找照相的地方？可怜我爷爷奶奶，一辈子没出过门，在农村也很少照相，哪能事先想到这些？

“这时候，那位父亲看出了什么，走过来向我爷爷询问一番后，马上作出了决定，要给我爷爷奶奶拍一张合影，随后按地址寄过去。我爷爷奶奶喜出望外，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，这位父亲向妻子要相机时，妻子似乎有些不情愿，低声说了一句话，父亲迟疑了一下，很快摆摆手，拿过那台相机，向我爷爷奶奶走过来……”

邱峰讲完后，对林溪说：“看到你发的那些照片，我才明白，为了成全我爷爷奶奶，你父亲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，他把完美留给了别人，把缺憾留给了自己，我甚至能想象出你母亲当时对他说的话：相机里的胶卷，只剩最后一张了，你不跟女儿合影了吗？”

林溪由衷地为父亲感到骄傲，她说：“我爸经常对我说：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你帮助了别人，自己也会受惠，玫瑰很快就会凋谢，但芳香会永驻在你的生命中！”

邱峰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她：“说得太好了，林小姐，我可以送你一束玫瑰花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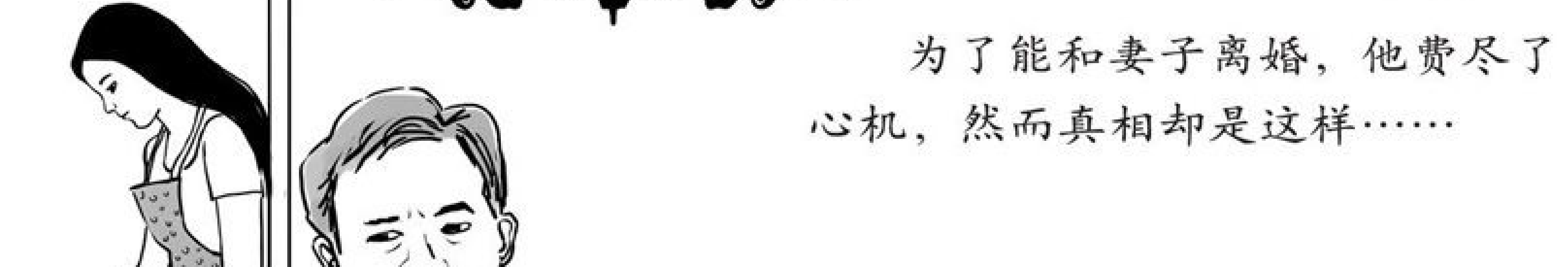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，邱峰和林溪就成了一对恋人，并且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邱峰的朋友们难免觉得奇怪，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摄影师，邱峰身边美女如云，怎么就看上了姿色平平的林溪呢？邱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：美丽的容颜，终究会老去，良好的家风，才能代代相传，遇到这个叫林溪的女孩，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



后来，林溪重新编辑了那个帖子，用邱峰爷爷奶奶的那张合影，填补了那一年的空白，并且在帖子里讲述了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，打动了无数的网友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为了能和妻子离婚，他费尽了心机，然而真相却是这样……

离婚

□林扶霄

张华是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总。这天，他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里，遇上了大学时代的初恋女友小美。多年未见，彼此都有些拘谨，但最终还是坐到一起，聊了起来。

小美还是那么漂亮，而张华则多少有些沧桑。是的，他这几年太拼了，几乎是发疯一样地工作、奋斗，这才从一个穷小子拼到了老总的位子，但两鬓却几乎斑白了。

“你，结婚了吧？”小美小心地问。

“当然。”张华抬起头看着她说，“女儿都两岁了。你呢？”

“我还是单身。”小美的脸不觉有些发红，“与你分手之后，我对感情的事便一直提不起兴趣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就耽搁了下来。”

听了小美的话，张华不觉心动了。当年，要不是小美的父母嫌自己穷，或许小美早已是自己的妻子了。现在，小美还是单身，自己却已功成名就，并有了家庭。

小美似乎看出了张华心中的纠结，但她知道情感这个话题，对他们来说是敏感的，是一条导火线，于是，便将话锋一转，说到别的事情上去了。

然而，这次的偶遇还是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，压抑已久的情感，仿佛冲开闸门的洪水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，他们频




频约会，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，那个甜蜜的恋爱的季节。

这天，张华再次来到那家咖啡厅，而小美早已等候多时了。两个人的表情都有些凝重，因为即将谈论的，是张华的离婚问题。

张华的妻子名叫谢云，是本地一家大型医院的医生。她能力出众，温柔美丽，且善于持家，张华实在想不出与她离婚的借口。

小美迟疑着说：“要不，我去跟她谈？”

“不行，”张华断然否决，“谢云是个很传统的人，有很强的家庭观念，你的出现只会加重她的危机感，让她更加拼命地想保护这个家。再说了，这样一来，对我也不利，我会变成离婚中的过错方的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小美也没了主意。

“得狠一点，”张华咬了咬牙，“得让谢云主动开口，说她要离婚才行。”

张华的想法是这样的：他打算将自己彻底变成一个“工作狂”，天天除了工作就是应酬，夜不归宿，回去了也是乱发脾气……如此折腾了个把月，除了好几次把女儿吓得哇哇大哭之外，简直毫无效果，因为谢云竟然能包容他。

“宝贝不哭，爸爸工作辛苦，压力大，所以才会这样，我们一定要体谅他。”谢云总是这样耐心地安慰女儿，同时也将张华的离婚计划化为了泡影。

张华有些急了，那阵子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心里盘算着。突然间，他想起了一个人，此人名叫阿亮，是他的一个生意伙伴，这家伙长得好看，且惯会甜言蜜语讨女人欢心，不如让他去接近谢云，而自己再一口咬定谢云出轨。

想到这儿，张华的眼睛亮了。他觉得，对于像谢云这样保守的女人来说，这一招真的可谓是釜底抽薪了。

而阿亮也很痛快，一口便答应了下来。他来到谢云的医院，挂了谢云的号，一连几天都来找谢云看病。有些病是瞎编的，有些病倒是真的，反正他是渐渐地与谢云熟悉了起来。

病看好了，自然要答谢，请客吃饭在所难免。起先，谢云是拒绝的，但实在经不住阿亮的软磨硬泡，便也答应了几次。张华当然是暗中盯梢，也拍了些照片，但光是吃吃饭、喝喝茶的寻常事，想来是说明不了问题的。

“你得加快进度啊，”张华颇为不满地对阿亮说，“得来几个亲昵点的动作，我才好用啊。”

阿亮苦笑着叹了口气，劝道：“其实你老婆真的不错，你这家伙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，我自己的事，你不用管，”张华突然沉下脸来，“你只要按我说的去做，到时自有你的好处。”

话说到这份上，阿亮也不便再啰嗦，只好照着张华的指示行事。可让他郁闷的是，谢云却再也不接他的电话了，只是给他回了这样一条信息：我已经是有家庭的人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

阿亮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张华，问他该如何是好。张华沉思了一会儿，总算有了主意。他告诉阿亮，谢云有个习惯，就是晚饭后，常常要去小区边上的马路散步，阿亮可以在路上堵她。

果然，当天晚上，阿亮就在那条路上看到了谢云。阿亮定了定神，理了理衣服，便朝着谢云大步走去。

两人离得越来越近了，阿亮假装意外地喊了声“谢云”，谢云一看眼前的人是阿亮，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走。阿亮看准时机，上去抓住她的手说：“别急着走啊，找个地方聊聊吧。”

谢云依然不搭理他，甩手继续往回走。阿亮再次上前，拉住她说：“好久不见，我挺想你的。”

谢云还是不跟他废话，直接“保安，保安”地喊了起来。阿亮知道，此处离小区大门只有四五十米远，门口值勤的保安很有可能会循声而来，另一方面，他也觉得方才的那一幕，对张华来说，应该已经够用，便赶忙松了手，逃之夭夭了。

阿亮估计得不错，在张华所拍的照片中，有好几张都能显出他与谢云拉拉扯扯，关系暧昧，绝对能以假乱真，混淆视听。

张华本人也很满意。不久，他便以出轨为由，与谢云大吵起来。谢云当然是极力争辩，说什么也不肯承认。张华根本不为所动，冷笑几声后，便将照片扔在了谢云面前，谢云顿时气得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。尽管她再三解释，好话说尽，但张华是绝不可能给她机会的。

这之后，夫妻二人的感情彻底降至冰点。在一段时间的冷战之后，谢云终于无法忍受了，便向张华提出了离婚。张华自然是求之不得，很快便拟定了离婚协议书，双方签了字。



就这样，一纸离婚证书终结了两人的夫妻情分。在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，张华似乎有些伤感和不舍，对谢云说了许多感激和祝福的话，但谢云只是沉默着。张华自觉无趣，便也闭上了嘴，两人最终在民政局门口分了手，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各奔前程。

此时，谢云行色匆匆，因为她约了初中同学一起吃晚饭。谢云推开饭店的包厢门，同学已经到了，正是小美。她一见到谢云，便迫不及待地问："怎么样，办妥了吗？"

谢云笑而不答，只将手中的离婚证在小美的面前扬了扬。

小美放心地舒了一口气，说："你终于得到了张华一半的家产，你已经是富婆了。"

"行了，我也不会亏待你的，等吃了饭，我就把五十万元转到你的卡上。"谢云一边说，一边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。

"不着急，"小美摆了摆手，"我好奇的是，张华还算是个合格的老公吧，你干吗非要与他离婚呢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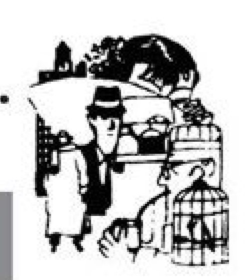
"去年我到欧洲培训，与当地的一位华人医生相爱了，他来不了中国，那就只好我去欧洲了。"谢云浅笑了几声，又接着问，"对了，我走之后你怎么办，不会打算真的与张华在一起吧？"

"怎么可能，我当然要想办法离开他了，"说着，小美清了清嗓子，又往谢云跟前凑了凑，"实话对你说吧，当年我和他分手，根本不是我父母的主意，而是我已经不爱他了，又不好意思跟他明说，便只好拜托我爸妈，让他们找了个借口，把他打发了。"

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豆　薇）





三变暗手

□苏俊宇



高手艺

民国时期，安州城西有片集市，每月逢七，来赶集的人络绎不绝。两个月前，这里来了一个奇人，大家都喊他星先生。

星先生青布长衫戴礼帽，鼻梁上架着副圆墨镜，像个不伦不类的账房先生，可他表演的“三变暗手”绝活令人啧啧称奇。不管什么物件在他的手里都格外听话，想让去哪就去哪。听起来简单，可演起来就神奇了，不拘泥于道具的形式，花样无穷，传说他是曹州城老手艺人周轩周老爷子的唯一弟子。

这一日逢集，星先生摊前早早就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星先生低头一瞅，今天以瓜果笸箩居多，就地取材，拾了三个苹果在桌上一字码开，用三个笸箩扣好。他伸出食指，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笸箩之间闪电般一比画，随后掀开，就见两个苹果都跑到了第二个笸箩底下。他扣上盖子按住第二个笸箩说声“没”，掀开看，笸箩底下的两个苹果消失了。当大家都指着第三个笸箩议论纷纷时，星先生莞尔一笑，悠悠掀开，里面却是一只西红柿！一时间喝彩叫好声不绝。

这时有个人挤开人群走上前





来，挑衅道：“还有更绝的吗？”此人名叫钱墩，是集上出了名的无赖。星先生不慌不忙摊开双手说：“消失的苹果里，有一只便在你的身上。”钱墩眉头一皱，刚要开骂，忽然觉得裤兜里有什么东西沉甸甸的，随手一摸，真是一只苹果。只见他脑门两道虚汗，灰溜溜地挤出了起哄的人群。

星先生抱拳作了个四方揖，从怀中取出一个布口袋，躬身有礼道：“列位看官，无君子不养艺人。给多是您赏赐，给少是您鼓励，没有的谢您捧我的人场！”他撑开口袋，围着人群走一圈，众人边喝彩边向布口袋里投钱，只听得孔方兄叮咚作响。走到一半，忽然，星先生面色一紧，掂着袋子后退一步，就见一个手伸在袋子里的人，踉跄着到了场子中央，手心里还攥着趁乱捞起的硬币，此时他的小指和无名指被星先生的手隔着布袋钳住，拔也拔不出，放又放不下。众人惊愕，鸦雀无声，那人急了，猛推星先生一把，劈手夺了布口袋，向集市口疯跑，愣神之间已蹿出十步远。星先生摇头叹了口气，默默地走到桌前，两根手指一挑，那只西红柿活了一般在他手中飞转。只见他信手一挥，西红柿飞了出去，划出长长一条弧线，只听“啪”一声响，精准地击中了那人的后脑勺。那人一个狗啃屎摔倒在地，布口袋里面的钱撒了一地。

几个年轻小伙要把那人扭送到巡捕房，星先生蹲下身子打量了他一番，似乎一惊，冲周围人抱了抱拳说：“世风日下，生活不易，我不作计较，列位老少爷们就饶了他吧。”星先生反倒为这个人求情，众人觉得奇怪，都想着他发了菩萨善心。

还传艺

傍晚日落，集市散去。星先生刚刚收起摊子，那个人就从角落中闪出来，开口道：“王星，你现在过得真是风光滋润啊，学了我爹的手艺，还出我的洋相。”星先生叹了口气道：“你怎么到这步田地了呢？”原来，这个人叫周顺，是星先生师傅周老爷子的儿子。他从小就觊觎父亲的这手绝活儿，奈何周老爷子就是不肯教他，后来收了星先生为徒，周顺心中更加愤恨，一气之下出走，去奉系军阀当了兵。

时过境迁，想不到以这种方式相见。周顺说部队打散了流落到此，已经饿得好几天没吃饭了。星先生摇头叹息：“自从你离家出走，师

傅着实气得不轻，老人家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不到半年就驾鹤西去了。我为他守孝三年，刚到此地，靠老爷子传的手艺为生。”周顺心头一酸：“就因为你，父亲才不教我。哼，真搞不清谁是他的儿子！”

星先生心怀愧疚，把周顺带到酒楼点了一桌子菜。周顺自顾自大快朵颐，星先生在一旁静静看着道：“老爷子于我传道授业有恩，既然今日你我相见，我便不会不管你。跟我回家吧，以后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吃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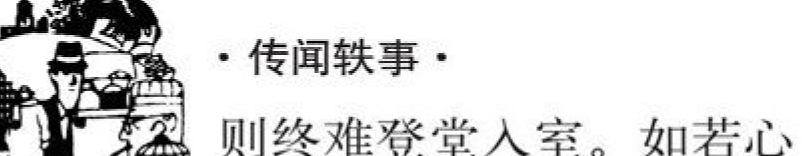
周顺一路默然跟着星先生回家，快到门口时停步说道：“王星，我周顺是个自力更生的人，用不着你施舍。如果你真心想帮我，就把父亲的手艺还给我，我想学个糊口的本事，你也不用心怀愧疚。”

星先生低下头，沉默良久说：“这个恐怕不行，老爷子临终前有过嘱托，我会帮你找别的营生干的。”

那晚安州刮起了沙尘暴，沙土漫天飞舞呜呜作响。星先生第二天出门的时候，发现周顺居然就跪在自家门口，一身黄沙，脸上的脏灰都哭花了：“我身无长技，无处安身立命，你若不肯教我，我还不如去死。”

星先生心如刀割，赶忙上前去扶，可周顺怔怔地看着他说：“你若不答应，我永远不起来。”星先生心中一阵苍凉。天过晌午，他咬了咬嘴唇对周顺道：“你真的要学？”周顺点头如捣蒜。星先生默然良久，一把将他拉起带到自己的房间，走到南面的墙下，将帘布掀开，一幅鬼谷子的画像映入眼帘。他在香炉里上了三炷香，让周顺跪下连连叩首三次。“这门手艺是开祖鬼谷子所传，一脉相承，代代秘传。学成后糊口养家不可作奸害人，积德行善，苦练不辍，否





则终难登堂入室。如若心术不正，天诛地灭。”周顺道：“这个当然，当然依得。”星先生接着说：“一忌偷，二忌赌，三忌欺师灭祖。”他念一遍，周顺便跟着宣誓一遍。

星先生见他态度诚恳，便也放了心，此后关起门来悉心传授。这门手艺分三部分，第一是易物，主要是娴熟的手法技巧，能在众目睽睽下偷梁换柱；第二是控物，举手与物之间有所感应，引导物体心到手到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使用细细的鱼线鱼钩来练；最高的阶段摄物，即可随手飞掷，百步穿杨不在话下。

恶用意

一晃四个月过去，星先生见周顺吃饭睡觉都在琢磨着，非常欣慰。且周顺天赋过人，手艺突飞猛进，很快就将前两部分掌握娴熟，可让他纳闷儿的是，星先生却对摄物只字不提。

一天晚上，周顺辗转反侧睡不着，心想：他王星是代我父亲还艺，以报师恩，该不会还耍心眼藏着掖着吧？第二天一大清早，他决定质问星先生，可怎料来到屋前敲了半天门也没有反应，直到天擦黑，也不见星先生出来。周顺心下生疑，手蘸唾沫捅破了窗户纸，见屋里空无一人。他当即拿根铁丝，从门缝中挑开门闩，小心翼翼摸进了屋子，原来星先生早离开多时，只是临行前用手法反向锁上了门。此刻他气得直跺脚，转念一想，冷笑道：“王星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这个四合院可就归我了。”

转眼半个月过去，周顺坦然把宅子当成了自己家，日日睡到中午，手艺也放下不练了。又逢月七，大集上熙熙攘攘，只是耍手艺的那块地方已冷清无人。周顺在集上闲逛，突然计上心来。此后每到大集，周顺便要到人多的地方串几个来回。赶集人口袋里的钱总会不翼而飞，开始是几人，后来丢钱的人越来越多，数额也越来越大，无论有多高的警惕心，都丝毫没有察觉，当地的巡捕查了很久也没有证据。

等到傍晚，周顺就会到钱庄把顺来的钱换成整条的大洋，然后去最有名的赌局元宝房耍一通钱。几局下来吆五喝六的人都垂头丧气，只有他赚得盆满钵满。元宝房里防人作弊的坐管眉头都拧成了结，咂嘴暗道奇怪，看不出任何破绽啊，难道是这小子运气太好？周顺虽然手艺没有学全，不过遛遛腿儿伸伸手腰包就变鼓了，也足够用了，每



每回到宅子里关起门来，吸溜着唾沫点钱，感觉过上了比神仙还美的日子。

这日，周顺又来到酒楼花天酒地，正在包间里大吃大喝，钱墩忽然推门直闯进来，给周顺的脑门上来了一巴掌："安州集上出了个百里串手，元宝局里藏了个无形老千，别人不知道是谁，我可知道！小子，你的路是谁给指的，享福的时候就忘了兄弟了？"周顺讪笑着，从包袱里拿出大洋说："怎么会呢，要不是你帮我打听到王星在这儿，我上哪发家去呢？"

钱墩和周顺是在奉系军阀手下认识的，他一直跟欺行霸市的地痞帮会来往密切。一次酒醉，他听周顺讲起了家里的事，事后便找包打听探明了星先生的去向，怎料恰巧就在安州。

钱墩将大洋揣到怀里，撕了一片烧鸡道："好久没见到他了，去哪了？"周顺眨巴眨巴眼说："消失半月了，八成是教得心疼了，跟我玩金蝉脱壳。"钱墩说："怕什么？宅子不是还押在咱们手上吗？"

周顺灌了一口酒，说："他最好死在外面别回来。"钱墩听完，把头凑上前来："只要你想，我还真能做到。如果他消失了，你是不是更安心？"周顺眼珠滴溜溜转了几圈，阴着脸说："钱爷有办法？"

钱墩摸着脖子道："半个月他能走多远？只要不出省，不要说在安州，就是到了曹州城，我联络兄弟也一样可以办了他。只是嘛，谁也没有白做事的，不是吗？"周顺从包袱里又抽了四五条大洋说："什么都不说了，您请笑纳。咱这哥们儿交情，我亏待不了你。"

绝门艺

那晚，两个人喝得烂醉从酒楼出来，不知为什么，周顺莫名心慌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突然，钱墩扒住他的脖子猛然拐进了另一条路，接着掏出手枪四处张望说："不妙，有人跟着我们。"周顺醉意化作冷汗，环顾四周，月色下寂静得可怕，前方墙角隐约有一个人影。

钱墩端着枪，悄悄地走上前，突然，不知从哪里飞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准确地插在钱墩的后背上，他没吭一声就倒地身亡。周顺捡起钱墩的枪，哆哆嗦嗦地后退，影子突然消失不见了。他"妈呀"一声惨叫，拔腿就跑，呼哧呼哧地找到了条大路，拦下一辆人力车。他丢给车夫两个大洋："快快，快走。"



车夫将他扶上车，答应一声向前飞跑。周顺回头望了望黑乎乎的巷口，长长吁出一口气，却不料身子一歪，车夫摆把将他拉进了一条没有路灯的胡同，然后停住了。“他妈的别停啊！”周顺骂了一句，车夫缓缓回过头，月光下，周顺认出了那没戴礼帽和墨镜的脸。

“自古手艺传内不传外，老爷子为什么不传给你？从前他不说，今天我才明白。”星先生原来根本就没走，不辞而别暗处观，这便是考验徒弟最重要的一环。

周顺急眼了，抽出枪狠狠扣下扳机，枪却哑了火怎么打都不响。只见星先生手指一张，弹出个弹夹自语道：“师傅，你果然没看走眼。徒弟谨遵门规，今天愿你原谅我。”

原来方才扶周顺上车时，星先生出手便卸了弹夹。周顺像受惊的老鼠一样，一个骨碌翻下车去，没命地疯跑。星先生定定地站着，右手的袖口里又多出了一刃锋芒，他黯然神伤地呢喃：“一忌偷，二忌赌，三忌欺师灭祖。凡入门犯此条例害人者，必以摄物技杀之。”随后甩手转身而去，但见一把匕首长了眼睛一样射向周顺的背影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2017年2月(上)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：约翰是O型血，而他的夫人是AB型血，这样库克就只可能是A型或者B型血，所以他不是凶手。在几名当事人中，只有安娜的哥哥弗吉消失了，他必然成为怀疑对象。抓到弗吉后查验了他的血型，果然是AB型。

疯狂QA：昏过去。



大头菜养鸭

□周秋兰

东海边上，有位鸭场老板叫蔡明，他皮肤黝黑，身材矮小，可偏偏长了个大脑袋，像棵大头菜，所以人们笑称他为“大头菜”。大头菜长得寒碜了些，人却聪明，而且善于创新。

最近，他养的鸭子销路越来越差，因为人们都喜欢吃散养的鸭子，这圈养的鸭子越来越不受青睐。可改成散养，这么多鸭子放到哪里去呢？大头菜正一筹莫展呢，他媳妇突然叫他去外婆家拜寿，大头菜一听外婆两字，人“噌”地跳了起来，顿时有了主意。

原来，大头菜从小就在海滩边上的外婆家长大，他知道海边是极为理想的养鸭场所。说干就干，大头菜请人在海滩边建好了养鸭场，然后把苗鸭赶到海边去放养。

这天一大早，大头菜见已退潮，就把鸭棚门打开，把鸭子往滩涂上赶。这些鸭子在鸭棚里关了近一个月，早已憋不住了，一到滩涂上就撒开腿跑。见了小鱼、小虾、黄泥螺就拼命吃，不一会儿，就吃得肫脯圆鼓鼓的。

而大头菜呢，对这些鸭子不问不管，与几个帮工玩起了斗地主。玩得正起劲，忽听媳妇大喊：“哎哟，闯大祸啦！”他忙问：“啥事



情，大惊小怪？”媳妇指着在海水里戏耍的鸭子说：“你看，鸭子都跑到海水里去了，马上要涨潮了，几千只鸭子怎么赶回去？这下亏大了！”

大头菜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急什么，我有的是办法。”说完，收起扑克牌，从口袋里摸出哨子吹了起来。这些鸭子听到哨子声，就像战士听到冲锋号角，拼命往回游，往回跑。这是大头菜平时给鸭子喂食时训练出来的。哨子一吹，开始喂食。现在鸭子听到哨子声，以为是喂食了，哪有不跑的道理？

媳妇刚把心放下，又见鸭群里几十只鸭子“啪啪啪”地展翅飞了。媳妇又急得大叫：“完了，完了，几十只鸭子飞了！”大头菜笑着说：“好事，好事，说不定回去一数，多几十只鸭子哩！”媳妇不信，等所有鸭子进了鸭棚一数，真的多出二十多只。她奇怪地问大头菜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大头菜仍笑着说：“这有什么奇怪的。俗话说鸡冤家，鸭朋友。我家的鸭子在海水里戏耍，海鸭子见了，也要来凑热闹。我吹哨子让鸭子回家，胆大的几只海野鸭见我家的雌鸭长得漂亮，要谈朋友，就一起跟着来了。”大头菜的一番话把他媳妇也逗乐了。

就这样，大头菜根据潮汐情况，白天退潮后就将鸭子放出鸭舍，让鸭子自由地在海滩上觅食，等到涨潮时就在岸边吹哨子召唤回棚。海边滩涂上丰富的鱼虾蟹饵料已经让鸭子吃个七八分饱，回棚后又喂食一次。这些鸭子吃得饱，自然长得也快，加上每天还要在滩涂上跑上几公里，体格都强健，患病率也低，很快到了该出栏的日子了。

大头菜乐呵呵地对媳妇说道：“媳妇，这些鸭子是吃海鲜长大的，几乎与野生的鸭子没有区别，今后就叫‘野生海鲜鸭’，卖200元一只。”

媳妇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大头，你不会昏头了吧？这些鸭子吃海鲜长大不假，可成本要比圈养的降一半多，人家吃稻谷长大的鸭子也不超过100元，咱这鸭子要卖200元一只，会有人买吗？”大头菜忙说：“别急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咱的鸭子好，不愁没销路，愁的是销路一打开，怕供不应求哩。”

大头菜自信满满，可鸭子还没卖掉一只，鸭场却出事了。

这天早晨，媳妇焦急万分地在鸭舍里叫嚷着：“大头，不好了，我刚才数鸭子，发觉少了十只，一



定是被贼偷去了！”大头菜听了却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偷就偷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说完转个身仍躺在竹椅上。

媳妇的火“噌”的一下就大了：“什么？被偷去了那么多鸭子还让我不要大惊小怪的，你倒是大方！”说完就一屁股坐地上哭了。大头菜却依旧不紧不慢地说：“鸭子是村东头的阿三偷去的。”

媳妇一听，一咕噜站起身，抹了抹眼泪说道：“既然你知道是阿三偷了鸭子，还不快去找他算账？”大头菜却在竹椅子上又翻了个身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没事，让他继续偷。媳妇啊，以后你看到阿三偷鸭子就装做没看见。”“为啥？”大头菜神秘一笑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，到时候你就会明白。”

尽管媳妇心里是一百个问号，但她知道大头菜聪明，主意多，也就撇了撇嘴不做声。就这样，一晃大半个月又过去了，每次鸭子回到鸭舍里，大头菜媳妇都会逐一清点鸭子，发现每次都会少几只，她心里总有些不情愿，但想到大头菜的关照，也就只好忍了。



这天，大头菜家突然来了好几个客人。谁啊？就是镇上几家大饭店的老板。大头菜忙站起身：“哟，各位老板，是什么风把你们一起吹来了？来请坐，请坐……媳妇，快倒茶呀！”“不坐了，你养的‘野生海鲜鸭’果然名不虚传，食客们都说好吃。我们想要长期向你订购，这样吧，明天你到我们店里，咱们谈谈长期合作的事项。”大头菜一听乐得都合不拢嘴，大脑袋一个劲地在点。

这番话可把一旁的媳妇弄糊涂了，她一肚子的疑问再也憋不住了，老板们前脚刚跨出门，她就开门见




山地问起了大头菜："大头，你不是天天在鸭场养鸭子吗，啥时候去过大饭店推销鸭子呀？"

大头菜哈哈一笑，说道："媳妇啊，我没去，可有人在替我去哩。""谁？""阿三啊，他其实是推销咱家鸭子的大功臣呢。"大头媳妇一听，差点没气岔过去："什么？他偷了咱家的鸭子，这会儿倒还成了功臣？"大头菜见媳妇急红了脸，连忙走过去扶她坐下，然后说："别着急上火呀，你听我说。"

原来当大头菜把一只鸭子200元的出栏价报出去后，无形中鸭子的身价就涨了。这些价格不菲的鸭子也会被人觊觎，比如村东头的阿三。

阿三以前在厂里跑过销售，头脑灵，路子广，不料脑袋一热，侵吞了一笔资金，吃了官司。出来后被人瞧不起，找工作也到处碰壁。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如果有人拉一把，那他就前途无量。于是大头菜想了个一举两得的办法，就是故意不去巡视鸭场，给阿三造成松懈管理的错觉。果不其然，阿三到底还是来偷鸭子了，结果被大头菜抓了个正着。阿三急着求饶，大头菜非但不追究，反而又送了几只给他，但要求一定要把鸭子卖给大饭店，并且200元一只，少一分不卖，卖的钱都归阿三，但如果偷去自己吃，那等待他的就只有警察了。

大头菜媳妇一听更加糊涂了："那你怎么知道阿三就一定能把鸭子卖出去呢？""你想啊，就凭他那十几年的销售经验，现如今推销鸭子不是易如反掌吗？"

夫妻俩正说着，突然门外进来一个人，正是阿三，他一把握住大头菜的手，眼里噙着泪，哽咽道："要不是你帮我，或许我还干着偷鸡摸狗的事。前不久我偷了你的鸭子，你不但不计较，还让我去帮忙推销鸭子，顿时，我觉得自己又是个有用的人了，所以努力把鸭子推销了出去，逢人便说是你养的野生海鲜鸭，现在客人们都喜欢吃你养的鸭子呢！"

大头菜也激动地说："其实你是个聪明人，有才干，不要因为暂时的失意就自暴自弃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来我这工作吧。我养鸭，你搞销售，咱们一起把养鸭场办好，怎么样？"

阿三高兴地说："谢谢大头菜……哦，不对，蔡明哥，谢谢！"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

唢呐情

□徐树建

青山乡有个大名鼎鼎的“唢呐王”，名叫韩老海。他技艺超群，在青山乡举办的唢呐大赛中，已蝉联好几届冠军，风光无限。

今年的唢呐大赛开始后，韩老海再次毫无悬念地杀入决赛，可当评委亮出最终分数时，意外出现了：场上出现了两个最高分，一个是韩老海，另一个则是个年轻人，叫林宝贵。评委经过合议，决定暂时中止比赛，等到后天再次决赛。

韩老海回到家，心情有点郁闷，想不到会跟一个年轻人打了平手，看样子属于自个儿的辉煌时代要过去了，而且林宝贵还放出话来，后天重赛时一定要胜过韩老海，因为他年轻气盛，会的曲子更多更时尚，而韩老海除了几首老掉牙的曲子，还会什么？

这时，有个老朋友登门，因为长得特瘦，所以大伙都叫他瘦竹竿。瘦竹竿笑嘻嘻地递过一根烟后说明来意：明天他儿子结婚，特来请韩老海吹唢呐助兴。

韩老海自然是满口答应，谁知瘦竹竿脸上露出怪怪的神情，说：“老海哥，我还有个要求，就是你必须吹足半个小时，其间不能中断，最多换口气、喝口水，至于酬劳嘛，我绝不亏待你，200块够不够？”

韩老海听了一愣，这个要求还真是闻所未闻，但也没什么，半个小时连续吹并不算太大的挑战，自己的体力完全吃得消，何况还能挣



这么多钱，于是就点头答应了下来。

送走瘦竹竿不久，又来了一位老朋友，叫胖根，巧了，他儿子也明天结婚，同样是来请韩老海明天吹唢呐的。

韩老海一听摆摆手，说："胖根，你来迟了，瘦竹竿刚才来过了，也是请我吹唢呐的，要讲个先来后到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"

胖根顿时急了，脸红脖子粗地



嚷道："又让他抢了先，他凭什么事事都压我？太气人了！"

韩老海一听有点诧异，这话怎么说？胖根"呼哧呼哧"喘了几口粗气后，一咬牙说道："这样吧，老海哥，瘦竹竿先来请你的，那你就先给他吹好了，这点我认了，但给他家吹过后再给我家吹好不好？"

韩老海说行，谁知胖根又说："可我有一个要求，你给我家吹的时间必须比他家长，行不行？"

韩老海一听更诧异了，脱口叫道："今天你们二位怪了，怎么都提一些怪要求？告诉你，瘦竹竿要我吹足半个小时，中间除了换气、喝水，不许中断……"

胖根一听就怒了，跺脚叫道："瘦竹竿他……他这是给我下药啊，欺人太甚、欺人太甚！"

韩老海完全蒙了，胖根说："还不明白吗？瘦竹竿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折腾你，让你一口气吹半个小时，等再给我家吹时就没劲了，他这是故意挖坑要我好看！"

韩老海想了想，突然明白了，瘦竹竿和胖根两家房子一前一后，曾经因为一点小事，闹得不愉快，两家儿子选择同一天结婚也是在暗地里较劲哩，而现在抢夺他韩老海

同样是为了向对方示威。

这时，胖根叫道：“老海哥，这样好了，你给他吹完，休息一下再给我吹，但要吹足一个小时。迟也有迟的好处，可以比着来。至于价钱你说了算，我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，400块，够了吧？”

胖根说完转身就走，刚走了两步，身后韩老海喊道：“等一下，这个……我不吹！”

胖根一惊，回过头看到韩老海一脸的坚决，不像是在开玩笑。韩老海说：“最多半小时，我岁数大了，真的吹不动了。”

胖根一听就急了，叫道：“老海，你不够意思，谁不知道你是唢呐王，怎么会吹不动？噢，是不是嫌钱少？这样好了，我给你500，现在就给！”

韩老海一把按住胖根的手，一字一句用力说道：“甭说500，就是5000，我也只吹半个小时。”

胖根气得又喘起粗气来了，好半天才说道：“老海，你是我的老哥哥，我一向尊重你，可你这回不帮我这个忙，就不要怪我翻脸无情了，我听说这回唢呐大赛林宝贵跟你打了个平手，你不答应的话，我就找他了。”

韩老海说：“随你找谁，我不生气。老伙计，何苦呢……”

胖根暴跳如雷：“老海，以后我就没你这个朋友了，再见！”

到了晚上，韩老海听说，林宝贵痛快地答应了胖根的要求，明天不间断地吹上一个小时。韩老海当然明白，林宝贵是想借这个机会，跟他示威哩。

第二天，韩老海来到瘦竹竿家，等吉时到了，他举起锃亮的唢呐，一扬头，一首首欢快的唢呐曲调响了起来，大伙们忙着迎新娘，个个喜气洋洋，院内院外顿时一片欢腾。

没过多久，又有一阵嘹亮的唢呐声传了过来，有人说是胖根家的新娘子也进门了，吹唢呐的是林宝贵，听说要吹上整整一个小时。可韩老海好像没听到林宝贵的唢呐声，依旧专注地吹着，那曲调如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中间没有半点停顿，果然是唢呐王，大家个个鼓掌叫好。不知不觉中半个小时到了，韩老海走了，而隔壁胖根家的唢呐声还在响着，并且越发高亢，看样子林宝贵真的要吹足一个小时了，瘦竹竿全家人的脸顿时阴了下来。

谁知，就在这时又有一阵唢呐声响了起来，听声音隔着老远，可丝毫没有被林宝贵的唢呐声压下

去，反而更显得穿透人心。这是谁吹的啊？难道村里还有第三位唢呐高手？

很快有人来说，隔着几家的王奶奶刚刚咽气，享年98岁，高寿而仙游算是喜丧。而吹唢呐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韩老海！

可他昨天不是跟胖根说，他只能吹半个小时吗？为什么现在还这般有劲？

两户娶亲的人家正发愣，就在这时，林宝贵放下了唢呐，若有所思地听着韩老海那出神入化的唢呐声，沉吟了一会儿对胖根说："胖叔，我吹足半个小时了，我不吹了，我事先答应你吹足一个小时，现在算我违约，所以辛苦费不要了，好不好？"

一向牛脾气的胖根此刻竟点头说："半小时就半小时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辛苦费当然是要给的。"说着，他独自望向唢呐声传来的方向，喃喃道，"老海哥，我懂你的苦心了！"

第二天，村里传出一个新闻：瘦竹竿和胖根这两家和好了，是瘦竹竿主动拎着两瓶好酒登了胖根的家门，因为胖根家没有吹上一个小时，这就意味着胖根家没有压瘦竹竿家一头，瘦竹竿自然心领神会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见坡就下，多好啊！

紧接着，村里又爆出一个新闻，林宝贵来到韩老海家，心悦诚服地说："老海叔，我不和你比了，因为我不如你，你才是真正的唢呐王。"

有人问林宝贵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服输，林宝贵说："怎么叫无缘无故呢？人家老海叔明明还有力气到胖叔家吹，可他就是放着钱不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想让那两家的积怨越积越深，这才是真正的唢呐王的胸怀，这是艺德，所以我远不如老海叔！"

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　颖）



一幅画最合适的价格

□［美国］詹姆斯·霍尔丁

一所艺术学院每周四都会举办鉴定会，人们可以把艺术品带来，免费让专家们鉴定真伪和价值。卡莫迪是油画类的负责人，这天他遇到了一个衣着破旧、蓄着胡子的男子，自称乔治，他代姐姐来鉴定一幅现代派画作，作者是卡尔顿·桑普森。

卡莫迪仔细看了看画说：“卡尔顿·桑普森是著名的现代派画家之一，他的画按市价可以卖到6000至15000美元。不过你手里的这幅我不好立刻下结论，如果你愿意把画留在这里几天，我想让哈撒韦教授亲自鉴定一下。”

卡莫迪告诉乔治，哈撒韦教授是美术系的系主任，也是国内最有权威的艺术家、艺术史学家和艺术品鉴赏家。听了这话，乔治同意了，约定下周四再来。

周四这天，乔治又来到了鉴定会，询问那幅画的价值。卡莫迪以一种遗憾的口气告诉乔治，哈撒韦教授对这幅画做了极为细致的审查，但很遗憾，它是一幅赝品，尽管仿得很出色。

乔治不甘心地问道：“你们是有什么特殊仪器吗？怎么就能断定这是一幅假画呢？”

卡莫迪说：“教授有一双火眼金睛，凭着他的经验，能看出最细微的笔触和色调是否符合作者的习惯，还有许多别的迹象，你们外行人是不懂的。”

“可是我姐姐急着用钱呢！”乔治咕哝着说，“我们还以为会有奇迹出现。”

卡莫迪笑了：“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奇迹是出现了。”

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哈撒韦教授非常喜欢这幅画，他认为这幅伪造品是极好的教学道具，愿意出 200 美元买下。”

乔治问：“200 美元？不能多一些了吗？”

卡迪莫摇摇头：“最大限额 200 美元，这是从学院美术系预算中开支的，教授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。”

乔治来到系办公室，只见哈撒韦教授坐在皮椅上，面前是一张别致的法国式写字台。哈撒韦教授以专业口吻告诉乔治，200 美元对于一幅流行艺术的伪造品来说，已经够可观了。乔治还想作最后的抬价：“卡莫迪先生说您认为这是一幅出色的伪造品……”

“噢，的确，我认为它出自一位有天赋的画家之手。”哈撒韦教授取出支票簿，“可悲啊，几百年来，许多有才能的艺术家宁愿模仿他人的作品，而不愿去创造自己的作品。”

“如果他们有才能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”乔治问道。

“为了钱。一个画家如果能复制出一幅让人信服的伦勃朗的画，作为大师原作出售给有钱的私人收藏家，那么他一定能大赚一笔，比他出卖自己的原作可要合算多了。”



乔治微笑着说：“我也很想知道，上哪儿去找个有钱的私人收藏家，让我这幅画以 15000 美元脱手。”

哈撒韦教授朗声大笑道：“如果我认识这么个人的话，我一定早忍不住把自己收藏的伪造品卖给他了。”他站起来，打开桌子后面一个宽敞的壁橱，里面摆放着二十几幅不同规格的油画，“看见了吗，它



们全是赝品——画得真是好极了，就像你这幅桑普森一样。"

哈撒韦教授关上壁橱，又坐回到书桌前："我把支票开给你还是你姐姐？"

"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开给我吧，我叫卡尔顿·桑普森。教授，难道您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您十五年前的学生，那时您认为我大有前途。"

哈撒韦教授顿时面如死灰："什么？！"他的目光移向那幅画，"可是……你，你根本不可能是卡尔顿·桑普森……"

"噢，我完全可能是。摆在您面前的不是赝品，而是卡尔顿·桑普森的原作，它是我三周前用自己诚实的手创作出来的，却被您鉴定为伪造品。您可是全国艺术品鉴定的最高权威啊，您难道不感到羞愧吗？"

哈撒韦教授稳了稳神，说："我仍说这是幅伪造品，而你不是卡尔顿·桑普森。"

"这是我的驾驶执照。"桑普森把证件推到桌子对面，"您想让我亲自画一幅示范画吗？"

"那就是我搞错了，"教授说，"请原谅，我只是个凡人。"

"您不可能搞错，因为您从前就是这么教我画的。此外，您还拿它和我的另一幅画进行过比较——就是六年前在学院新博物馆揭幕典礼上，我捐赠给学院的那一幅。"

哈撒韦教授说："你的意思是我故意说你的画是伪造品，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"

桑普森朝他咧嘴笑了笑："您刚刚告诉了我，这样就能以最高的市价卖给私人收藏家，牟取暴利。您壁橱里的那些画，是您亲手绘制的复制品。"

哈撒韦教授有些气急败坏了，桑普森微笑着说："别着急，教授，您不想知道我是怎么产生怀疑的吗？几周前我去旧金山拜访一位朋友，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叫桑丁的大企业家，此人收集了大量的流行艺术绘画，他说藏品中还有我的《铜管第二》。莫名其妙！我这辈子仅画过一幅关于铜管的画，就是六年前赠给学院的那幅。难道您不觉得这事很蹊跷吗，教授？"

哈撒韦教授微眯起眼睛，不置可否。

桑普森继续说："所以我请求再看看我的那幅画。桑丁先生把画拿给我看，果然是我的作品。我暗自思忖，难道母校卖掉了我捐赠的

画？于是我回来后就去了学院博物馆，只见那幅画还好端端地在博物馆里挂着。于是我推想，如果桑丁这幅才是真的，那么博物馆里的必定是复制品——是某位为了捞钱的败类画的。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教授您，我学生时代所崇敬的艺术大师，同时还是有着特殊复制天赋的艺术家。我干得怎么样，教授？”

哈撒韦教授直愣愣地坐着，脸色惨白地说："假设我偶尔被诱惑……而去伪造一些作品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想要破坏我的事业？要损坏我一辈子才建立起来的名誉？你想把我毁掉不成，桑普森先生？”

“不，”桑普森耸耸肩说，“我只想得到这样一份工作。”

教授茫然地瞪着他。

桑普森接着说："我永远也不过是个中等水平的画家了，可我是个不错的复制家，而且我的水平比您要好。我已经厌倦了累死累活地去画一些顶多值15000美元的劣等货。所以我想要的是：卖掉那些收来的原作所赚得的15%，我们可以把我画得较好的复制品当成原作卖出去，以此扩展您的经营。有您这样一位可靠专家的鉴定，再给它们套上个顺理成章的出处，谁还会提出疑问？您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发誓，您壁橱里随便哪幅原作，我都能画出上佳的复制品。”



哈撒韦教授犹豫了片刻，点头说："我仍然同意我十五年前说过的话——卡尔顿·桑普森是我最有才能的学生之一。”

桑普森随手指着一幅画说：“就这幅，您估计原作能卖多少？”

“哪儿都能卖它个100万。”

桑普森笑着说："这才是我认为一幅画最合适的价格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　夫）



狗咬人，命案扑朔迷离；细判案，多少恩怨情仇。



板凳犬奇案

□王永坤

小狗袭人

清朝光绪年间，扬州人江旬刚到苏北芒山当知县，这天有人报案，说县城首富米百万的独生子被一条小狗给咬死了！奇的是，这条小狗是他刚过门的新媳妇程娟娘抱来的，岂不是谋杀亲夫了？江知县接案后不敢怠慢，急忙带着三班衙役赶了过去。

到了出事的东厢房，只见少爷米来富的尸体蜷缩在内室门口，脖颈上果然一个深深的血洞，身下已成血泊；不远处一条短腿小狗四仰八叉倒在墙角，也已气绝身亡。而厢房内，一个模样俊俏的女子被五花大绑起来，由两个女仆看守着，不用说，她就是程娟娘了。

年过六旬的米百万悲伤万分，他的妻子花氏更是号啕大哭。米百万拉住江知县诉说道："江大人，事到如今，小老儿我也不怕自揭家丑了！悔只悔不该给蠢儿子说个漂亮的媳妇儿，反把他送上了绝路！"

说起这少爷米来富，虽生在富贵之家，却是个缺心眼的大傻子。米百万仗着有钱，早早就为儿子定下了亲事，新娘子就是有"芒山一枝花"之称的程娟娘，程父是药铺掌柜，贪图钱财，程娟娘自然对这桩婚事格外不满，无奈胳膊拗不过大腿。不过她也留了一手，随身带来一条名叫"黑花"的狗，这黑花



身躯矮小，四肢粗短，头背平坦，乍看像条小板凳。

新婚之夜，米来富刚要靠近新娘子，不承想被伏在脚下的黑花一口咬在小腿上，疼得他“嗷嗷”直叫。此后，程娟娘抱着黑花日夜不离身，米来富竟毫无机会一亲芳泽。

此事自有好事之徒传播开来，米百万别提多恼火了。一晃眼，一个月就要过去了，按芒山风俗，新娘子满一个月以后要回娘家，谓之“回门”。常常有对丈夫不满意的新娘借机长住娘家，令夫家无可奈何。

昨天晚上，米来富和几个狐朋狗友又聚在一起胡吃海喝，在朋友的怂恿下，他仗着酒劲，拎了根桑木棍回家——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要他踹开内室门，先一棍子打死扑上来的黑花再说。想不到少爷自己却被黑花给咬死了！

米家的管家老李说，他听到少爷惨叫就赶忙跑出来看，见此惨状慌忙去向老爷报信，跌跌撞撞走到中院的月亮门，不料两腿猛地被绊了一下，爬起来一看，撞着他的竟是黑花！月光下，黑花龇牙咧嘴，口角仍有血迹，分外狰狞，老李吓得要死，没想黑花转身跑到月亮门墙下，跷起后腿撒了一泡尿，接着跑到大门旁的流水口，一弓腰窜跑了。

等米百万夫妇跑到东厢房一看，米来富已然断气了，而黑花不知何时又跑了回来，正在程娟娘的脚下摇着尾巴撒欢呢！米百万气红了眼，操起儿子扔下的那根桑木棍，对准黑花就是一棍子！

亲家恩怨

程娟娘哭哭啼啼地告诉江知县，说昨天黑花突然失踪了一天，“我猜来猜去，想着黑花肯定被米来富谋害了，天一黑便紧紧顶住内室门，也不敢睡觉。半夜果然听见他踹门，我吓坏了，却突然听到他的惨叫……大人，我是清白的！再说黑花向来只低头咬人的腿，从来不会跳起来咬人喉咙，它一定是疯了，我真没有唆使它！”

江知县略一沉吟，问道：“这黑花你是从哪里抱养的？本县看这种狗的体态，是较少见的犬种呢。”程娟娘道：“我爹开药铺，北芒山有个挖药材的药农老陈头，常常来我家药铺兜售药材。一年前，我见他身后跟着一大两小三条狗，都是黑底白花，长得很奇特，他说这种狗叫‘板凳犬’，对主人很忠诚，他为了挖药材特地从东北长白山弄来的，着实稀罕呢。我央求老陈头

给我一条小狗仔，老陈头就把其中一条小母狗崽给了我，也就是黑花……”

江知县听了脸色一变，命老李带自己查看昨晚黑花窜逃的路线，只见泥土地上有几溜零乱的狗足迹，直通东墙下的一个流水口，只是那流水口已被一块大石从外面堵上了。

江知县问老李：“隔壁是什么人家？”老李有点难为情地望向一旁的米百万，欲言又止。米百万倒是冷哼一声接上了腔：“江大人，实不相瞒，东墙隔壁是小老儿的亲家白春民。不过小老儿和他们早就一刀两断，老死不相往来了！”

江知县颇感诧异，却也没再言语，又查看了月亮门墙下狗的尿痕，方才命衙役将程娟娘带回县衙，说是要进一步审问。但一出了米家大院，江知县就下令将程娟娘放了，让她自回娘家。众衙役诧异莫名！

回到县衙后，江知县即招来任职多年的老师爷，向他密询米百万和白家老死不相往来的缘由。

老师爷告诉江知县，米百万本名米伯万，并非芒山原住户，而是流浪的穷商人，二十多年前携带妻女流落此地，饿昏在街头，是住在街口的白春民把他救活的。白春民开着一爿纸烛店，为人善良，他见米伯万一家实在可怜，便又腾出一间屋子安顿他们。起初，米伯万对





白春民感激万分，又见白春民的儿子白帆与自己女儿兰花是同龄人，主动要求和白春民结成亲家，两家人算是成了一家人。

米伯万头脑精明，建议白春民把纸烛店改成了粮店，渐渐成了店里的掌管。后来米伯万动起坏心思，和白春民翻脸闹分家，他私下贿赂知县，得了白春民的大半祖宅，此后又连开几处分店，钱财雪球一般越滚越大，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米百万”。米百万之妻深知丈夫做的是昧心之事，不两年得了个“怔忡”之症，一病不起。这下倒称了米百万的心，他很快续娶了女戏子花氏，又生下儿子米来富。

已嫁到白家的女儿兰花和丈夫白帆生儿育女，日子本就过得紧巴巴，操劳过度的白春民又长年卧病在床，日子就更艰难了。米百万在花氏的挑拨下对兰花不管不顾，兰花痛恨父亲薄情寡义，便也同父亲断绝了往来……

舐犊之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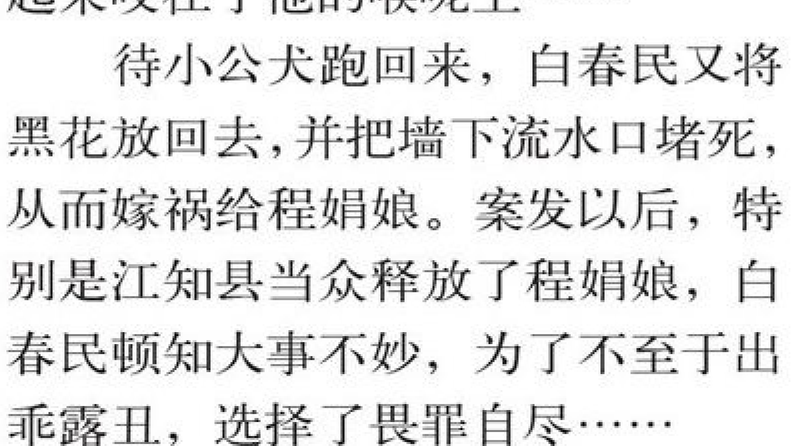
听了师爷的这番话，江知县点点头，又派人传来了药农老陈头和他的“板凳犬”。老陈头证实了程娟娘的话，但现在他身边只有那条老母狗了，那条公崽半个月前在夜里被人偷走了，他当时追了几里地都没有追上偷狗贼！老陈头还告诉江知县，板凳犬嗅觉灵敏异常，又特别看重血缘亲情，对于死去的同类，虽埋骨地下几里远，它都能嗅得出，必至其地悲叫一番。

江知县听了，心中更有数了。第二天，江知县带着衙役们和老陈头，再次去了米家大院。老陈头手中牵着的母狗一进院，就直往后院的一口废井奔去，“呜呜”悲叫——原来，昨天米百万张罗儿子的丧事，叫人把死狗扔进了废井里，又填了不少土，但依旧被老母狗嗅了出来，老母狗悲鸣半天，忽又穿过米家大院，一头冲向东邻白家，狂吠不止。

白帆和兰花慌慌张张打开院门，只见老母狗蹿到一棵梧桐树下，双爪直刨地面，不几下便挖出一具狗尸来，又是一条白底黑花的板凳犬！江知县打量了一下小院，几间破败凄凉的茅房，只有西面的偏房还算齐整，但门窗紧闭着。

“什么人住在西面偏房里，怎么到现在都不开门？”江知县问道。

“是、是我父亲。他一向病着，昨晚睡觉前我去问安，他说他夜里睡不安稳，今早要迟些起床……”白帆慌忙回答。



江知县命白帆打开房门，却见一个人直挺挺地吊在了房梁上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白春民！而在他的双脚下，放着一具扎好的纸人偶，仔细一看，纸人偶的衣服及面容竟和米来富一般无二，栩栩如生，而且在脖颈上也撕裂了一个大口子！

“爹！”醒过神来的白帆冲上前，紧紧抱住冰冷的遗体，号啕大哭，“爹——您为什么要这样……”

江知县在小屋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墨迹未干的信。在信中，白春民爽快地承认是自己利用板凳犬咬死米来富的，动机自然是要报复米百万。他从老陈头家里偷来小公犬，然后扎了个纸人偶米来富，把食物塞在纸人偶脖子处，让小公犬每每跳起来咬着吃。

前天凌晨，他把小公犬抱到米家墙下的流水口处，引来并捉住了黑花，两条小狗有一年时间没相聚了，自是一番亲热。但没过多大会儿，他就把两条小狗隔离开来，又在黑花身上洒了不少酒，掩盖其气味。小公犬见不到黑花，又嗅不到黑花的气味，烦躁至极。到了半夜，听到隔壁米来富回来了，白春民将小公犬引到墙下流水口，放它去米家大院。饿了一整天的小公犬寻找黑花的气味，自然直奔黑花常居的东厢房，猛地看到正在踹门的米来富，下意识地跳起来咬在了他的喉咙上……

待小公犬跑回来，白春民又将黑花放回去，并把墙下流水口堵死，从而嫁祸给程娟娘。案发以后，特别是江知县当众释放了程娟娘，白春民顿知大事不妙，为了不至于出乖露丑，选择了畏罪自尽……

几天后，辗转反侧的江知县终于以“凶手白春民已死”为由，将此案了结。老师爷敬佩之余，犹有不解地问道：“江大人，您是怎么想到咬死米来富的那只狗不是黑花，而是另一只板凳犬的？”

江知县哑然一笑：“很简单，因为只有公狗是抬腿撒尿的。”

其实，老师爷有所不知的是，这几天江知县心里纠结得很！他心里明镜似的，真正的凶手并非白春民，而是白帆夫妻二人——能从老陈头家中偷走小公犬的，绝不是经常卧病在床的白春民，只能是年轻力壮的白帆！白春民最多算是个知情人而已，他深感明察秋毫的江知县定会顺藤摸瓜，追究到白家小院里来，只好以生命替儿子儿媳将罪责揽归到自己的头上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　颖）



寻人启事

□金 一



张医生是市医院肿瘤科主任，迄今已经工作了三十个年头。

这天上午，张医生接收了一名患者，是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姑娘，名叫莹莹。莹莹长得非常漂亮，白白净净的，浓浓的眉毛下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好像会说话。

莹莹妈向张医生介绍了莹莹的病情：半年前，莹莹突然晕倒在课堂上，老师和几个同学把莹莹送到了医院，经过检查，被诊断为脑瘤。莹莹妈带着莹莹去了北京的各大医院，最后还是失望地带着莹莹回到这里，准备陪她走完最后一程。

张医生听后，心情十分沉重，想不到这么美丽的小姑娘将不久于人世。每天早上查房时，张医生都会给予莹莹慈母般的微笑，可心里却好像有一根针在扎着。

莹莹的到来，不仅给病房带来了生机，也给护士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她乐观活泼，张医生和护士们都非常喜欢她，并加了她的微信，就连莹莹妈也受到了感染，加了张医生为好友。

然而，莹莹的病情十分不好，脑瘤一直在发展，导致她头痛呕吐越来越频繁，昏迷的次数也越来越多，终于有一天，脑瘤压迫到视神经，她看不见东西了。张医生去查房的时候，莹莹问：“张奶奶，我咋看不见了呢？”

“莹莹，你不要担心，这是给

你用药的副作用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。到时候，莹莹就能看见了，还可以给张奶奶发微信。”张医生心里在流泪，可嘴上却不得不对天真无邪的莹莹撒谎。

莹莹没有说话，停了一会儿，她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妈妈，我想老师了，也想同学们。”

莹莹妈微微一怔，迅速与张医生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忙说：“莹莹，老师和同学们也想你呀！他们还给你送来了花篮，你看……”莹莹妈戛然止口，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因为莹莹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。

张医生急忙“补台”，笑着说：“是啊，莹莹，不光是老师同学们，还有张奶奶！另外呢，还有每天都过来看你的护士阿姨们！”

这时，莹莹痛苦地呻吟着问道：“张奶奶，我的病是不是治不好啦？我太难受了。”一听莹莹说出这样的话，莹莹妈再也控制不住感情，一捂嘴便跑出了病房，在病房外面抽泣起来。

张医生不由得有些紧张，立即安慰莹莹道：“别担心，张奶奶不是告诉过你吗，这是药物的副作用。有张奶奶在呢，放心吧！”张医生说完，迅速走出病房，来到莹莹妈的跟前，把莹莹妈拉到自己的办公室。

张医生感到，莹莹妈的感情十分脆弱，动不动就流眼泪，这样会对莹莹的精神有影响，于是她对莹莹妈说：“你一定要坚强，千万不能在莹莹面前流眼泪、哭出声，这样对莹莹的情绪不利……”

莹莹妈含着眼泪，朝张医生摆了摆手，用近乎绝望的眼神望着张医生，然后说道：“张医生，你说的我都懂，可是……莹莹她爸爸半年前出车祸走了，莹莹又摊上这个病，一年间要送走两个最亲的人，我真的是快要崩溃了……”

张医生心里倏地一沉，嗓子一





紧，点了一下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没过几天，莹莹的病情急剧恶化了，反复考虑之后，张医生不得不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莹莹妈一见，在张医生的办公室里撕心裂肺般地痛哭起来，哭着哭着，便晕厥了过去。张医生忙一边掐她的人中，一边高声喊来护士，把莹莹妈抬到了床上。

不一会儿，莹莹妈醒了过来，有气无力地哭着，嘴里反复嘟囔着："让我替莹莹去死吧。"

第二天上午，张医生查房时，没有看见莹莹妈，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还是没有莹莹妈的影子，张医生心里有些不安了。她来到莹莹的床前，轻声问道："莹莹，妈妈呢？"

"妈妈没来。张奶奶，现在是下午几点了？"莹莹看着张医生的方向，有气无力地从嗓子眼儿里挤出这句话。张医生一怔，她觉得莹莹妈的心太狠，这么关键的时候，怎么能丢下莹莹一个人不管了呢？万一母女见不到最后一面，这该是怎样的终生遗憾哪！

这时，手机有一个提示音，张医生掏出手机看了看，微微怔了一下，抬起头对莹莹说："莹莹，张奶奶去给你打饭。"说完，转身走出了病房。

张医生打来饭，要给莹莹喂饭，谁知莹莹却摇了一下头，说："现在饿过头了，不想吃了。中午那会儿，走廊里的饭菜味儿可好闻了。"



张医生的鼻子不禁有些发酸，她掏出手机，说道："莹莹，张奶奶帮你找妈妈。"她按了几个按键后，对莹莹说，"莹莹，妈妈可能有事，来不了医院了。不过，你放心，有张奶奶在，和妈妈一样。"

莹莹甜甜地笑了。



第二天，莹莹妈还是没有露面，莹莹问张医生，妈妈是不是心里着急，不小心走丢了。张医生安慰道："莹莹，别担心，让张奶奶再想想办法，一定会找到妈妈的。"

莹莹艰难地呼吸着，缓缓地说："张奶奶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手机在枕头旁边，你帮我。"说完，莹莹告诉张医生怎样帮自己操作。

第三天下午，莹莹平静地离开了人世。张医生见过很多患者在自己面前离世，但莹莹的离去让她心如刀绞，因为莹莹太漂亮、太可爱、太懂事了，她才只有八岁啊。张医生含着眼泪给莹莹妈打了一个电话，不久，莹莹妈像疯子一样闯进了张医生的办公室，扑在张医生身上号啕大哭起来。

张医生轻轻拍了拍莹莹妈的肩头，轻声安慰着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。

莹莹妈哭了很久，泣不成声地说："张医生，你不知道，我、我故意躲出去，是怕看见……莹莹死在我、我面前……那、那太残酷了！我、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啊！我、我会疯掉的呀……"

"我明白，我理解。"张医生边说边拭去了眼角的泪水。

莹莹妈抽泣着："那天，我、我忘了莹莹的午饭哪……感谢你给莹莹打晚饭……"

张医生平静地说道："这是应该的。就算你不发信息告诉我，我也会去做的，这是我的职责啊！"

处理完莹莹的后事，莹莹妈红肿着双眼，来到了张医生的办公室，她紧紧地握住张医生的手，"扑通"一声给张医生跪下了："张医生，您是一个大好人哪！您送走了莹莹，是莹莹的福气呀！您是我的恩人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啊！"

张医生心里掀起一股热浪，直冲喉头，她眼睛红了，急忙扶起了莹莹妈……

莹莹去世后的"头七"，张医生收到了一条微信，是莹莹妈发过来的。看后，张医生的眼睛不由得潮湿了，她在微信群里讲述了莹莹和她妈妈的故事，接着，她把莹莹妈的微信转发了出去——

"莹莹，妈妈走丢了，你让张奶奶把'寻人启事'发到了同学群和朋友群里，妈妈回来了。这次你走丢了，妈妈也发个'寻人启事'。莹莹，你在哪儿？别忘了回家的路。"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张恩卫）



锤子砸出来的业绩

美国有一个名叫葛里斯曼的销售员，他销售安全玻璃的业绩一直都是第一名。

在一次颁奖大会上，主持人问他有什么独特的方法，葛里斯曼说："每次我去拜访客户时，都会随身携带几块安全玻璃和一把小铁锤。我会问他：'你相不相信安全玻璃？'如果客户说不相信，我就把玻璃放在他们面前，然后拿锤子往玻璃上一敲。当他们发现玻璃真的没有碎时，他们都会很惊讶。这时，我就趁机问他们：'你想买多少？'这样，买卖往往直接成交，而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分钟。"



这以后，公司其他业务员出去拜访客户的时候，也会随身携带许多块安全玻璃以及一把小铁锤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发现葛里斯曼的业绩仍然是第一，对此，他们觉得很奇怪。

于是，在第二年的颁奖大会上，主持人又问他："他们已经做了和你相同的事情，为什么你的销售业绩仍是第一呢？"

葛里斯曼笑了笑，说："我的秘诀其实很简单。我早就知道上次说完那个点子之后，其他业务员会很快模仿，所以，自那以后，我到客户那里时，就把玻璃放到他们的桌子上，然后问他们：'你相信安全玻璃吗？'当他们说不相信时，我就把锤子交给他们，让他们自己砸这块玻璃。"

（**作者**：宁　一；**推荐者**：田龙华）

你有这样的名片吗

季羡林的学生曾讲过这样一件事。有一年，学生经常陪季羡林一起到一家邮政营业厅办事。邮政营业厅的大门是那种毛玻璃做的推拉式活动门。学生发现，季羡林每次开门，总是向外拉，从不向里推。他不解地问："老师，推门不是更方便、更省力吗？您为什么总是要拉呢？"

季羡林说："对于我自己来说，

推门当然更方便，但如果里面有人正要出来，特别是老人和小孩，推门不是很容易撞到别人吗？而拉门，既避免了撞到里面出来的人，还为里面出来的人开了门，这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？”

学生这才明白，难怪自己的老师一生从来没有印制过自己的名片，却处处赢得人们的敬重，原来他有一颗懂得为他人着想的心，这就是他的名片啊！

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，细节很重要。细节是一面镜子，它照出了一个人的人品。而人品是通向成功的桥梁，人品是一个人最好的名片啊！

（**作者**：邵火焰；**推荐者**：一米阳光）

把『烂纸杯』卖给小布什

美国总统发表电视讲话时一般都是站着的，而根据2003年美国《新闻周刊》的一份统计表，小布什是坐着发表电视讲话的总统中，次数最多、时间最长的一位。《新闻周刊》暗指布什不是身体状况堪忧就是惰性十足。小布什的形象因此大跌，然而有个叫巴斯克的商人却从中发现了一个大商机。

巴斯克是华盛顿一家纸杯公司的老板，他在2001年发明了一种“蛋筒式水杯”，下尖上圆，呈“V”字形，这种杯子有两大特性，一是可以节约水，用它喝水必须全喝完，不喝完就无法把杯子放下来；二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因为谁也无法一直捧着它慢慢喝水。巴斯克一直想打开市场，然而毫无突破口，人们都称它为“世界上最烂的纸杯”。

看了这期《新闻周刊》，巴斯克立刻给白宫写信，还附带了一张“蛋筒式水杯”的说明书，并提议说：“这款杯子能让总统先生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……”

在信寄出后的第十天，巴斯克就收到了来自白宫的第一份订单。此后，人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小布什总统拿着“蛋筒式水杯”站着发表简短的电视讲话，潜台词是：“你们看，我连喝水都这么抓紧时间，怎么可能是一个拖沓的人呢？”

结果，小布什的形象还真的因此有所提升，而很多公司和办公楼都开始效仿着购买巴斯克的“蛋筒式水杯”。就这样，巴斯克的杯子一下子就打开了市场。

（**作者**：李克红；**推荐者**：桃　子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陆小弟）



学写作文，从读故事开始





房主该不该赔

□陈伯群

尹大妈有套空置房，正想租出去，育才外国语学校的龙老师就找上门来，要租她的房子。双方一拍即合，谈妥后立马就签了房屋租赁合同。

谁知没过多久，龙老师就来找尹大妈，说：“不好了，昨晚刮狂风，把阳台上的窗玻璃刮落了。”尹大妈对龙老师说：“合同有明文规定，你租住期间，发生的损坏都该你维修。”

龙老师说：“窗玻璃坏了是该我维修。”尹大妈一脸疑惑：“那你还来找我干啥？”

龙老师又说：“窗玻璃掉下来后，砸在停在下面的‘奔驰’轿车上，把轿车的引擎盖以及左侧车身砸坏了，车主要求赔偿。”

尹大妈惴惴不安地问：“赔多少钱？”

龙老师哭丧着脸说：“19300元。你是房东，也应该赔点吧。”

没想到尹大妈一口拒绝，凭什么要我房东赔？龙老师说不出理由，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。

事后，尹大妈特意去调查了整个事故的情况，她从物业那里了解到，是因为龙老师没关紧窗户，才造成狂风吹动窗户，使窗户剧烈碰撞，把窗玻璃碰落的。尹大妈觉得



这事不是自己的责任，所以也没把它放在心上。

谁知没过几天，一个自称是龙老师代理律师的人找上门来，要和尹大妈协商窗玻璃砸坏奔驰轿车赔偿的事。

对方说明来意，尹大妈振振有词地反驳道："造成事故的原因是龙老师没有把窗户关紧，狂风刮在窗户上，才造成窗户碰撞，引发窗玻璃碰落，砸坏轿车的，所以，责任在他，应该由他赔偿全部损失，你怎么来找我呢！"

律师不慌不忙地说："尹大妈，你把房子租出去后，再去看过没有？"

尹大妈感到奇怪，反问道："我租出去了，还去看啥？"

律师耐心地说道："根据法律规定，尹大妈，你作为房屋的所有人及管理人，有确保出租房屋及其提供的设施、设备安全的义务，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维护，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，并提醒房客随时注意可能发生的事故，你去都没去，当然就没进行安全检查和安全提醒，是不是？"

尹大妈低下了头。律师又问："是不是也没提醒过他关紧窗户？"尹大妈不得不承认，都没有。律师这才说："因此，你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。"

尹大妈也很通情达理，最后，经过双方协商，按照70%和30%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，龙老师赔偿13500元，尹大妈赔偿5800元。

律师点评：《房主该不该赔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，即租赁房发生意外损害的法律责任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修缮出租房屋是出租人的责任，出租人对房屋及其设备，应当及时、认真地检查、修缮，保障住房安全等。

租赁城市私有房屋，由出租人和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
故事中尹大妈将房子出租给龙老师，除了因龙老师导致的问题，正常的修缮由尹大妈承担。

而如果是台风所致，这应当是尹大妈对不可抗力的危害估计不足，没有及时查看和提醒，这个责任是她必须要承担的。

此外，龙老师作为租客自然也应尽到安全使用义务，台风来袭关好门窗是基本常识，故双方按照一定比例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是符合法律要求的。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命悬一线

□鹰翔狼啸



老杨上有七十多岁的老母，下有两个正在上初中的儿子，妻子是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，全家人的生计重担全压在他一人肩上。所以除了辛苦工作外，老杨还时常干点零活贴补家用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老杨这根顶梁柱塌了。那晚他去帮石料厂运石头，却在路上遇到土石塌落，脑袋被一块大石砸个正着，当场一命呜呼。老杨的魂魄凄凄惨惨地进了阴曹，遇上来接他魂魄的鬼差，双方不由同时惊叫："是你？"

老杨这是遇到熟人了。这位鬼差姓魏，生前曾和老杨做过工友，两人的关系蛮不错。后来他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，家里穷得连后事都办不起，多亏老杨和几个热心工友的帮忙才得以草草入葬。

老友重逢自是唏嘘不已。老杨泪如滚珠："家里没了我，恐怕一家人早晚都要饿死。"

魏鬼差心里有些不忍，跑到阎王那里帮老杨说了一番好话。阎王念在老杨一生向善，又是死于意外，便答应再给他一次活命的机会，但毕竟生死事关重大，能否抓住这次良机还要看老杨的造化。

魏鬼差赶紧去通知老杨，一听还能活命，老杨喜出望外。魏鬼差提醒他："你即将回到事发当晚，能否避开这场灭顶之灾就看你的造化。记住，你行动的转变将会影响到那晚事态的发展，但你不能对任

何人泄漏天机，否则你必死无疑。”

老杨连声答应，魏鬼差推了他一把，老杨的魂魄恍惚间不知落在何处。等老杨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果真完好地活着，老母妻儿都在身边，情形完全和事发前一模一样。

有人来敲门，老杨不用看也知道是工友老张，就是这家伙来通知他去拉石头，结果害他送了命！老杨自然不会像上回那样说走就走，而是皱起眉头说：“我这两天工作太忙，今晚想早点休息，这份钱我就不去挣了。”

老杨是条铁汉，过去从未喊过累，母亲听了难过地说：“孩子，你累了就歇歇吧。唉，你可不能倒下去，这个家全靠你了。”

老杨心里一阵翻腾，眼看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而接这一趟活儿能挣好几百，自己怎么能退缩？他不忍让家人失望，咬咬牙说：“没事儿，我去！”

老杨并非失去理智，只是他记着魏鬼差的话，他的行动若改变将会引发连锁反应，那样即使待在家里，也未必安全，有句老话叫“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”，只要不再去那个要他命的地方，就有活下来的机会。

石料厂的货车停在离村头三里外的土坝上，由于通往仓库的路都是乡间小路，货车进不去，只能雇人用手推车往里拉石头。老杨他们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有五六个工人在装车。

拉石头是按车收费的，一趟一百元。老杨和老张都装好车，老张抬腿就要走西边的小路，老杨忙喊住他：“这条路不好走，不如咱们从北边绕过去。”

老张不听，嚷道：“哪有这么娇气？走北边要多走一里多路，我才不要呢，这一晚下来至少少跑两趟活。”

老张拉着车径自去了，老杨话到嘴边，还是没敢泄漏天机。

西边这条路是死亡之路，要经过一个叫“葫芦嘴”的谷口，由于前两天下过暴雨，谷顶的土石松动，上回就是该着老杨倒霉，偏巧在他经过那里的时候被滚落的石块砸死。可老杨哪敢明说，只好拉着车走北面的另一条路。

这条路相对好走一点，但因为要绕远，没有别人选择走这里。此时已是午夜，偌大的一条路上只有老杨拉车独行，夜风吹来，他不禁想到如果他能逃过这一劫，那么在葫芦嘴遇难的会是谁？他隐隐觉得自己正亲手将别人送上死路，每往

前迈一步都感到分外沉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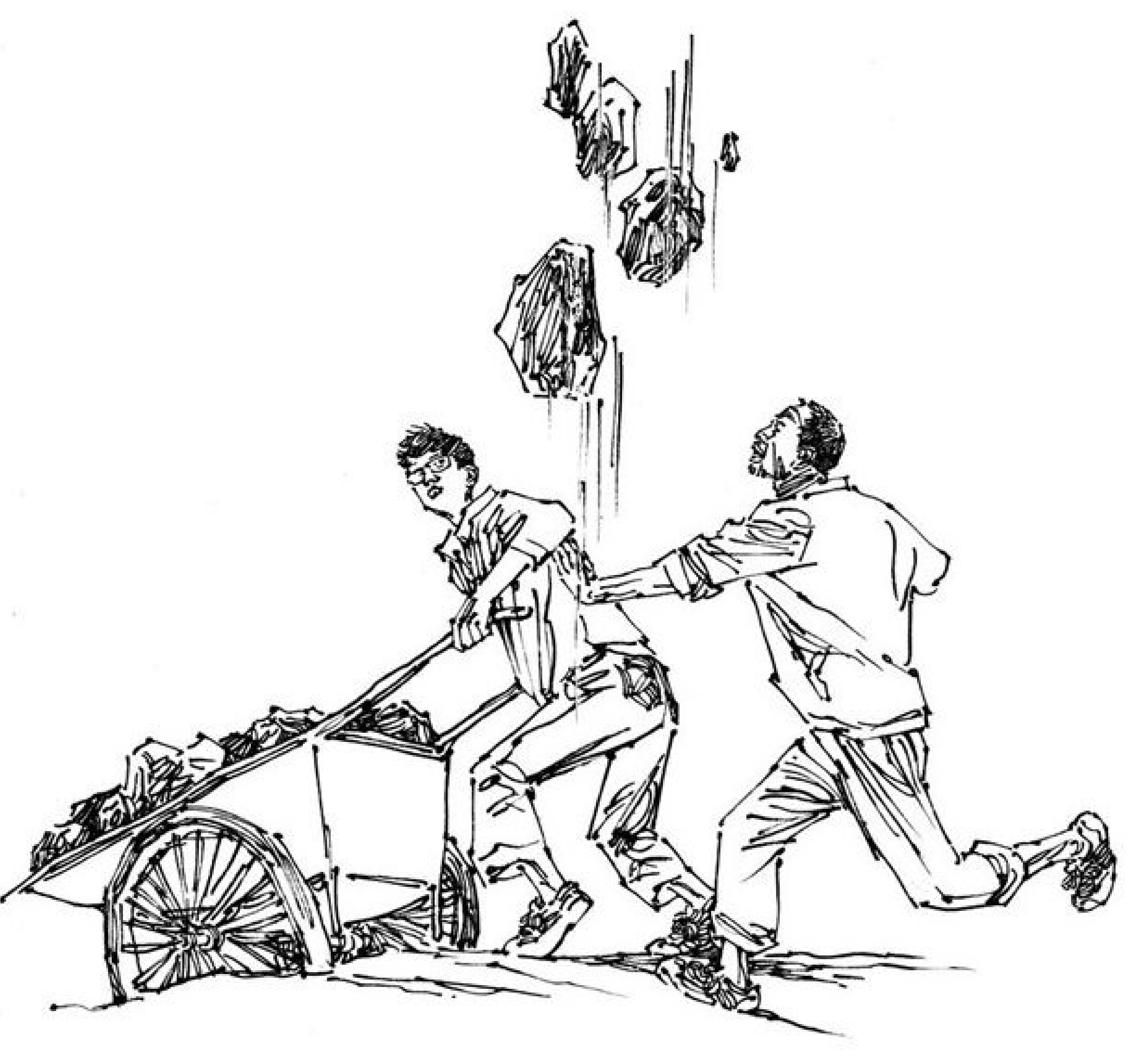
跑完三趟活，老杨的心越发收紧，时间已经临近两点半，这可是事发时间。装车的师傅一边给老杨装车，一边抱怨："你怎么搞的？过去你干活多麻利，可今天慢死了，你看看人家老张，才这一会儿就比你多跑了一趟车。你要再这么慢，当心往后没人肯雇你了。"

老杨用眼一瞟，老张已经拉着装好的车出发了，按他的速度，正好赶上出事故。老杨赶紧赶上去，喊道："老张，你先停一下，我有事要说。"

只要能错过那段时间，等石块都落下来，说不定就不会有人出事。老杨想先稳住老张，扯上半天再说。可偏偏老张较劲，反而走得更快了，嬉笑着说："有啥话还非要停下来才能说？哈哈，你如果能追上我，我才听你说。"

老杨只好拼足了劲去追，总算在离葫芦嘴十几米处追上老张。老杨横过手推车挡住去路，喘着粗气说："干啥要这么着急？累坏身体是自己的，来歇会儿，抽根烟。"

老张也累了，一听有烟抽，这才把车放下，跟老杨席地坐下。老杨掏出烟递给老张，帮他点着，又偷偷看了一下时间，心中暗乐：只有两三分钟了，只要稳住老张，等会儿谷口的石块"哗啦啦"往下一落，就啥事都没有了。



老杨也点了根烟，随口问："今天你的干劲咋这么足？"

老张吐口烟圈，苦笑了一下："我那宝贝儿子刚考上大学，正缺学费，我不多出点力赚钱还能靠谁？"

同病相怜，老杨心里也不是滋味，他正出神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："舅！"

老杨循声望去，竟然是外甥军军拉着一车石头过来了。老杨一惊，军军刚刚大学毕业，还没找到工作，怎么干起这活来了？他忙喊："军军，你来这里干啥？"

"我想先干点体力活锻炼自己，顺便挣点小钱。舅，你先帮我瞒着，等我拿到工钱就去看姥姥，给她一个惊喜。"

这分明是惊吓！老杨脸都白了，妹妹和妹夫就这一个儿子，出了事还了得？他扯开喉咙喊："快停下，我有事找你。"

军军却兴奋地说："舅，啥事待会儿再说吧。刚才看你拉车跑得飞快，小赵和小李都说你比我们年轻人还厉害，我就跟他们赌一顿饭，说要在葫芦嘴之前赶上你。幸亏你在这里休息，要不我还真的要输。"

眼看军军离谷口越来越近，老杨再也顾不上自身安危，疯了般冲过去。军军刚刚进入谷口，老杨硬是挤到前面，拼尽全力将军军连人带车推出去。就在这时，头顶"轰隆隆"滚落数块石头，老杨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隐隐听到军军和老张的惊呼声……

恍惚间，老杨觉得自己只剩灵魂了，前方魏鬼差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老杨黯然低下头，叹息着说："真是辜负你这番美意了，但我不能让别人替我去死。看来是命中注定，我死而无怨。"

魏鬼差笑道："你只是被滚落的石块擦伤了左臂的一点皮，人是被吓晕的，怎么会死？"

老杨惊呆了："这、这怎么可能？"

"其实，阎王给你的这次生机，真正考验的是你的良心。如果你只求自己活命，忍心看着别人走向危险，那你才是死定了。就算你躲过谷顶的石块，也会在回家的路上被毒蛇咬死。要想躲过这场死劫，只有用舍己救人的善心，才可以感动天地去挽回生命。"

这一切就像一场梦，老杨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被一阵急促的呼叫声惊醒。老杨费力地睁开眼，却见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，家人都围在身边，见他醒来，个个欣喜若狂。老杨还不相信真的躲过了这一劫，他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，却只感到左臂有微微阵痛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正月十五舞龙灯

□汪培君

这年，连续的干旱，使沿海一带的粮食少收了七八成，老百姓自己吃不饱，也就没有东西喂猪，因此除夕那天用来敬天的猪头，是用南瓜雕刻成的。

玉皇大帝在凌霄宝殿闻着气味不对，立刻召来土地爷询问。土地爷如实一报，玉皇大帝不由大怒："这些凡人竟敢这样糊弄天庭，非严惩他们不可！"

玉皇大帝又召东海龙王至凌霄宝殿，命令他不许下雨，让老百姓来年一粒粮食也收不到！东海龙王听罢，不忍心老百姓遭罪，为他们辩护道："百姓们没有真猪，改用南瓜雕刻猪头，正是说明他们尊敬天庭，而非糊弄……"玉帝怒气正盛，打断龙王说："他们以假充真，就是不敬，必须严惩！你什么也别说了，回去执行吧。"

龙王回到龙宫，愁眉不展。眼看着就到了春耕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如果再不下雨，老百姓连地也耕不起来，还怎么种庄稼？没有庄稼，他们怎么生存？龙王心想：这样不行，自己一定要想办法降雨，让老百姓种上庄稼。

正这样想着，天庭突然来使传旨，责令龙王速将海水的数量禀报玉帝。龙王一听，知道这是玉帝怕他偷偷降雨出的狠招，他心想：如果瞒报一些海水，不是照样可以偷偷降雨吗？可是，万一玉帝亲自查看怎么办？龙王苦思冥想，终于有

了主意，接着便进行了周密的安排。

龙王又来到凌霄宝殿，将十成海水只报了七成。玉帝闻听大惊，问："怎么少了那么多？"龙王回答，是连续干旱造成的，海水比正常时降了三成。玉帝不信，龙王便请玉帝亲自到南天门外查看，若有半点虚假，任凭玉帝扒龙皮、抽龙筋。

玉帝立刻起身，驾着祥云，来到南天门外，往东海观望，果真见到海水下降了不少。回到凌霄宝殿后，玉帝告诉龙王，他随时会再察看，一旦发现海水减少，就拿龙王是问。

龙王回到东海后，夸奖鱼鳖虾蟹们干得好。原来龙王交代，一旦发现天上出现祥云，所有鱼鳖虾蟹不论大小，都要拼命喝水，确保海水下降三成。等祥云退了以后，再把海水吐出来。

当天夜里，龙王便偷偷降下了一场雨。

转眼间又到了一年除夕，玉帝闻到了猪头的香味，他有些迷惑，就叫来土地爷问道："前一年降了雨，那些凡人敬天还以假充真；这一年滴雨未下，怎么倒有了真正的猪头？"土地爷回答："今年一年都是风调雨顺，玉帝怎么说没下一滴雨？"玉帝不相信风调雨顺之说，就驾着祥云，来到南天门外。他看了看东海，说："海水一点也没有减少，这雨水是从何处而来？"土地爷自然不知，只好请玉帝问龙王。

龙王即刻赶到了凌霄宝殿，他郑重地保证，这一年是严格遵照了玉帝的旨意，一滴雨也没有下过，假若玉帝不信，去南天门外看一看海水的多少便知。玉帝冷冷地说："我已经看过了，只是我不明白，若不是你下雨，粮食怎么会丰收，那些凡人怎么会有猪头敬天？只有你才能够兴云布雨，这点你必须给我说清楚。"

龙王一见躲不过，只好说道："您每次召见我，都嫌我慢，所以在这一年里，我正拼命练习一种飞行术……"玉帝打断他："没有问你这个，回答我问的事情。"龙王表示他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，便接着说道："这一年，我经常在天上飞来飞去，由于练得投入又卖力，常常汗流浃背，也许正是落下的汗水，灌溉了下界的土地。"

这番话玉帝挑不出毛病，想了想说："对凡人们的严惩继续，以后你不许再练什么飞行术，没有我召你来天宫的命令，不得出龙宫半步！"

不能再偷偷降雨了，龙王只能另想办法，苦熬了几个昼夜，他还真想出了办法。他让穿山甲从海底往内陆钻通道，把水送到各地，从地下冒出来，供老百姓灌溉。

玉帝秘密召见过土地爷，让他严密监视，一旦有雨点落下便立刻报告，玉帝要亲自到东海抓龙王的现行。

土地爷在凡间看到各地突然冒出的泉水，就知道是龙王所为。但土地爷享的是人间烟火，自然希望老百姓有饭吃、有水喝，所以他只报告没有下雨，只字不提泉水的事。

玉帝偶尔发现下界的庄稼长势良好，再次把土地爷叫到天宫，土地爷这才告诉他庄稼是泉水浇的，他正在查找这些泉水的来历，查清后即刻禀奏。玉帝听出土地爷有偏袒之心，气呼呼地限土地爷三天内查清，否则抽掉仙骨，罚他去投猪胎。

土地爷只得去找龙王说明。龙王保证，他不会连累土地爷，这便去凌霄宝殿领罪。

龙王来到玉帝面前，告诉玉帝下雨和泉水都是他一人所为，玉帝想罚就罚他。玉帝给他两条路选，一是继续惩罚百姓，二是要他的命。龙王果断选择了后者。玉帝假惺惺地说：“看在你自己承认错误的分上，那就让你选个自己喜欢的死法。”龙王想了想回答：“请把我挂在南天门外，三天揭一块鳞片，直至力竭而亡。”玉帝大惊，问：“为什么选这么痛苦的死法？”龙王坦然一笑，没有回答。

第二天龙王被挂在南天门外，行刑者用尽全力，活生生揭下一块鳞片。龙王疼得大叫一声昏死过去，接着冒出一身冷汗，汗水落下来，便成了凡间的一场雨。

三天揭一块鳞片，凡间便三天一场雨，直至来年的正月十五揭下最后一块鳞片，龙王昏死后再也没有醒来。但龙王的灵魂不散，经常化作一道彩虹，察看凡间……

土地爷把龙王的事在百姓中传开，老百姓为了纪念龙王，每到正月十五，便扎龙灯舞动到二月二龙抬头，渐渐成了习俗。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：刘为民）

绿版编辑部电子邮箱：

朱　虹：zhong98305@sina.com

王　琦：wangqi_8656@126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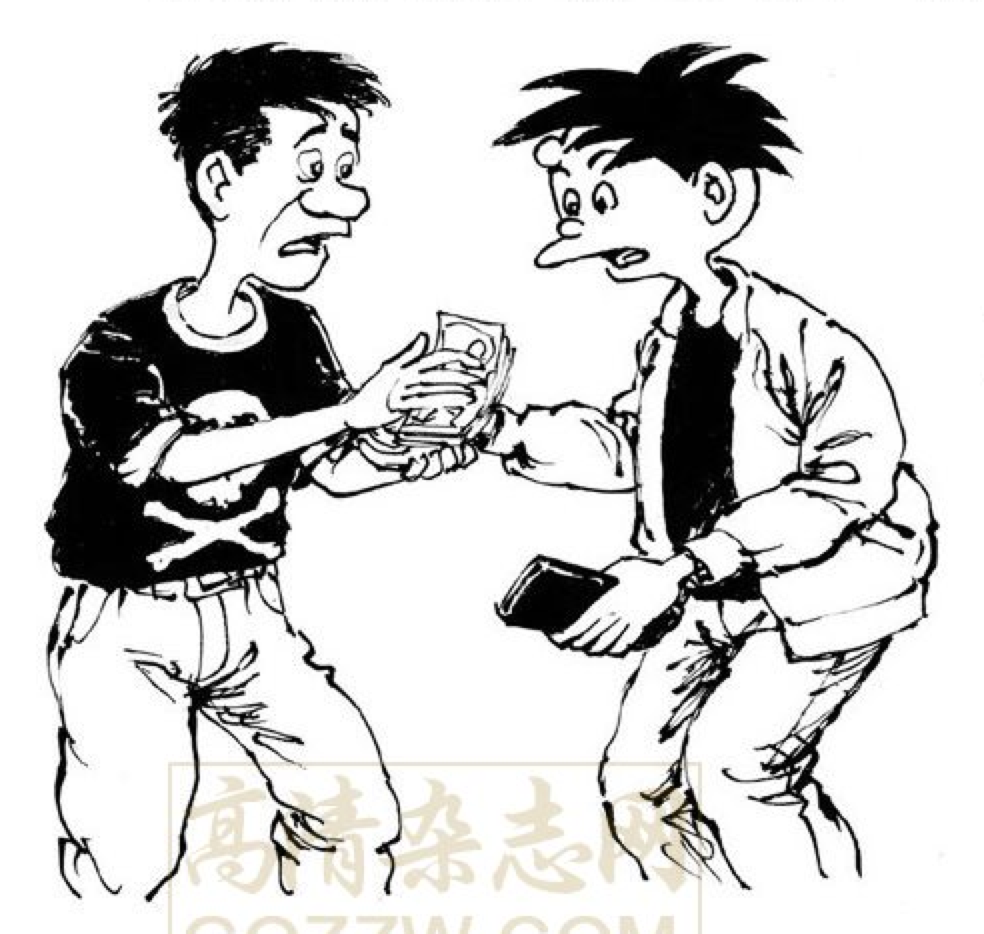
刘雁君：nina_lyj@sina.com

黄怡亲：hyq_0415@qq.com

赵嫒佳：babyfuji@126.com



天上真能掉馅饼？嘿，这“好事”就被阿P撞见了……



砸出来的“好事”

□梁永逸

阿P是个无业游民，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做梦都想着哪日天上掉好事。

这天，阿P一边捧着手机玩，一边在街上乱逛。逛到一条冷清的街巷，忽然“咚”一声响，眼前一黑，差点摔倒在地上。原来，他只顾着玩手机，竟一头撞在了一棵树上。也不知哪个缺德鬼将半瓶矿泉水搁在树丫上，阿P这么一撞，矿泉水掉下来，正好砸在他头上。

阿P气不打一处来，他索性嫁“祸”给树旁的楼房，指着楼上大喊大叫：“他妈的，谁扔的东西砸到老子了？快下来，不然我要报警了！”

骂够了，气也出了，阿P刚要抬脚呢，就有一个瘦子从楼上下来了。瘦子来到阿P跟前，压着怒气问：“小子，你在这儿嚷嚷啥？”阿P指着自己脑门上的包，反问：“是不是你砸的东西？”“是又咋样？不是又咋样？”瘦子不甘示弱。

两人的争吵很快引来不少驻足围观的人，瘦子不想再与阿P纠缠下去，转身欲走，可阿P胆子更壮了，他索性一把扯住瘦子，向围观群众大声说：“大伙儿你们评评理，我从这走过，这人从楼上扔东西，把我脑袋砸出个大包。你们说，他该不该赔？”

人们一听，信以为真，都纷

纷声援阿P，指责瘦子的不对。眼见事情越闹越大，瘦子用商量的口气对阿P说："就算是我扔的东西吧，你想咋办？有话好说。"

阿P一听，这瘦子竟然主动背锅，不由得更加狂妄，他伸出一根手指："好！赔我一千元医药费，这事就了，不然，我马上报警！让警察来评理！"说着，他装模作样要掏手机打电话。

瘦子见了，连忙拦住，说："等等，一切好商量，让我先打个电话。"说着，瘦子就到一边用手捂着手机打电话去了。打完电话回来，瘦子竟掏出一叠钞票，一把塞到阿P手里："兄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受惊了，这点钱算是医药费了，你也甭在这儿闹了行不？"

见钱哪有不拿的道理？等瘦子走后，阿P赶紧把那叠钱一数，竟是一千块，可把阿P乐坏了，他想不明白：那瘦子是不是疯了？或者钱多得没地方花呀？

第二天，阿P鬼使神差又走到那栋楼房下，瞧准四下里没人，他捡起地上一块小石头掂了掂，使劲朝脑门上一丢，接着就朝楼上叫骂开了："没长眼哪？哪个缺德的乱丢东西，砸到你老子啦！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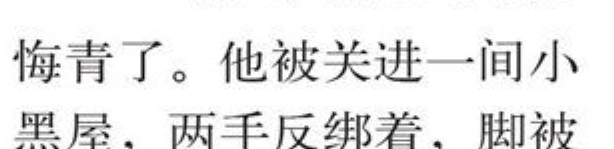
叫骂了几通，不见有动静，阿P不由得一阵沮丧，心说：算了吧，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傻子呀？不料，这时，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从楼上下来了。这胖子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，不跟阿P多说，也掏出一千块钱塞给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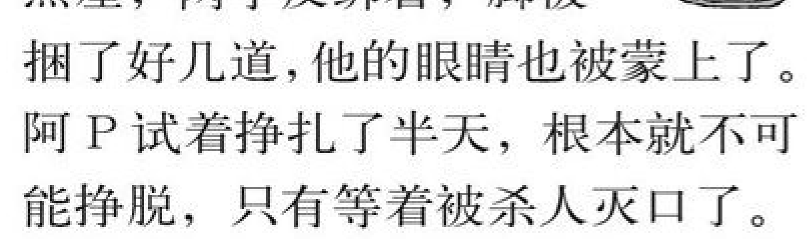
谁说天上不会掉"馅饼"？自己不就撞大运了吗？阿P得意极了，也不多想了，几天就把钱挥霍一空。

钱花完后，阿P又来到那条街。这一次，他带了一只空酒瓶，先是朝空中乱骂了几嗓，可骂来骂去也不见有人下来。难道是被识破了？阿P咬咬牙，将空酒瓶往自己头上敲。随着"啪"一声响，酒瓶破了，阿P的头也流血了。他丢开破酒瓶，捂着头上伤口，鬼哭狼嚎地骂起来："楼上的哪个混蛋呀！哎哟！谁丢的东西？再不下来，我就报警啦！"

他这样一叫，楼上果真就有人下来了。阿P得意地抬头一看，不由吃了一惊，瘦子和胖子竟一起下来了！更让他吃惊的是，两人满脸凶相，不由分说架起阿P就往楼上拖。

"你们乱丢东西，把人砸伤了，你们还想干什么？"阿P感到有点不对劲，壮着胆子问。





瘦子和胖子根本不理会阿P的挣扎，强行把他架到四楼一户房间里。

到了里面，阿P抬头一看，立马傻了眼，除了瘦子和胖子，房间里还有四五个面色不善的汉子。房间里到处是各种提炼器皿，一包包白色的粉末摆在桌上，这儿竟是一处制毒窝点！

那瘦子指着阿P，问一个戴眼镜的："大哥，这小子已经打发过两次，他还敢来捣乱，该怎么处理？"

"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！"眼镜狠狠地踢了阿P一脚，"先把他关起来，等晚上再弄死他！"

阿P吓得浑身发抖，肠子都悔青了。他被关进一间小黑屋，两手反绑着，脚被捆了好几道，他的眼睛也被蒙上了。阿P试着挣扎了半天，根本就不可能挣脱，只有等着被杀人灭口了。

可还没天黑，一群警察却从天而降，将他们统统抓住了。

警察们撞开关押阿P的房间，见阿P手脚被捆得结实，眼睛上还蒙着布。

带队的警官有点不可思议地问阿P："我们收到报警短信才赶过来的，难道报警的人就是你？"

阿P吃力地点点头。原来，他本来快绝望了，但忽然听到一阵手机振动声。没想到歹徒一时疏忽，将他的手机丢在屋角一张桌子上。阿P拼着吃奶的劲，终于挪近手机，并成功发出报警短信。



警官瞧了瞧捆得像个粽子一样的阿P，问道："可你这个样子是怎么发短信的？"

阿P感叹一声："我别的不擅长，就是擅长玩手机，就算闭着眼睛、只用脚趾我也照样清楚各个键的位置！"

（发稿编辑：王 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顾子易）





印章的故事

□范大宇

王晶民头脑特别灵光，而且是个“吃亏难受，占便宜没够”的人。最近，他凭借书画方面的特长，调到了省城一个文化部门。

这天，在一个饭局上，王晶民认识了“芦雅斋”的老板刘品。这刘品，长得五大三粗，说自己刚刚从国外回来，开家小店玩玩。王晶民撇撇嘴，心说：又是一个想附庸风雅的土豪，但他这个店对自己有用。从那以后，这王晶民就隔三差五地往“芦雅斋”跑，把自己和儿子的字画拿到那儿寄售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刘品还真帮他卖了十几幅，价钱也可以。王晶民一乐，想着：可捉住一个能卖我字画的主儿了，这人必须深交！王晶民就想送刘品几幅字画加深感情。但当王晶民铺开宣纸后，心里“咯噔”一动，小算盘“啪啪啪”地打开了，谁能保证我的字画日后不升值呢？要是那样，岂不是太便宜这个刘品了。于是，王晶民改变了主意，字画不送了，改送刘品一个印章。印章不像字画，不怎么会升值，上面刻上“刘品之印”四个字，既显得文雅，又能传达心意。

王晶民翻出了一块高仿鸡血石料，左瞄瞄，右看看，就要动手。在他看来，这刘品虽然开的是字画店，但他在这行里只是个菜鸟，这石料，他哪儿辨别得出好坏高低

来？还不得当个宝贝捧着。

正在这时，王晶民的儿子王弟回来了。王晶民眼前一亮，哈哈，这玩意儿哪还用得着自己动手，就让我儿子练练手吧，于是“一二三四”对王弟说了。三天后，王弟对父亲说，印章弄好了。王晶民就随口说：“那，你再辛苦一趟，给那个刘品送去吧。”为了做足表面功夫，王晶民还特意写了封辞藻华丽的信，让王弟一并带去。

王弟来到“芦雅斋”，将印章和信交给了刘品。刘品把印章拿在手上看了看，一愣，问：“这是你父亲专门为我刻的？”

“对对对，我爸爸说您特够朋友，特意为您刻的。”

“这石料？”

王弟一愣，因为他不知道这高仿的石料是不是被刘品看出来了，就吞吞吐吐随口应道：“啊，这是我爸爸保存多年的好石料。”说完，他心虚得直擦汗。

刘品大笑，说：“那，谢谢了！”

王晶民听儿子说完送印章的过程，乐得直颤，暗暗地想：我真没看走眼，这刘品，什么都不懂。他要是能看出高仿的东西，那太阳得从西边升起来。赶明儿，我得多往他那儿送一些寄卖的字画，多赚些回来。

这天，王晶民要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刻枚印章，他明白，这次血本是要出的。于是他就去取一块自己珍藏的真品鸡血石。可怪了，这鸡血石竟没了！他急了，在屋里屋外翻了七七四十九遍，翻得像日本鬼子进村似的，但就是找不着。这时，正巧王弟进屋，王晶民就随口问他。一问二问，原来那天王弟一时找不着那块高仿石料，就随手在王晶民的石料盒子里翻了一块。王弟认为这也是块高仿石料，可他哪能想到，这是价值十万块钱的真品呀。

王晶民气得“啪啪啪啪”给了儿子几个大耳刮子，边打边骂：“教了你几年，怎么还是一点眼力都没有？”

十万块钱的石料白送给了刘品，王晶民心疼得直想跳楼。他岂能咽下这口窝囊气？琢磨来琢磨去，决定硬着头皮亲自出马把它讨要回来。

王晶民来到“芦雅斋”，没开口先笑得像个弥勒佛，然后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说：“刘兄，那天我给您刻的印章，太急了，少了东西。”

“嗯，什么东西？”

"这印章应该是双边双框，在侧面也应该有敬语的，可是我一忙，竟忘记了。您看，您先给我，我拿回家补上，再给您送回来，好吗？要不，这多失礼呀！"

刘品摇摇头，说："哎，不用麻烦了。"

"您这是什么话，小弟我既然送您一枚印章，怎么也得下足功夫不是？"

刘品思忖了一会儿，从屋里取出那枚印章，递给了王晶民。那一刻，王晶民真想喊万岁。

半个月后，王晶民将偷梁换柱的一枚高仿鸡血石印章给刘品送了去，并顺带了一大批代卖的字画。

刘品扫了一眼印章，又在手上掂了掂，一愣，随即盯着王晶民要说什么。王晶民如坐针毡，结结巴巴地说："刘兄，这印章如何？"

刘品微微一笑，一甩手，将印章扔到了一边，说："不错，不错！看来，真不能小瞧你呀！"

这天，王晶民正在家中作画，儿子王弟回来了，从汽车后备厢卸下来半车的字画。

"哎哎哎，怎么回事？"

王弟哭丧着脸，说："刘老板说了，咱们这字画卖不动，他怕耽误事儿，所以全给退回来了。"

啊？王晶民开口就骂。

从那以后，王晶民与刘品再无来往。

半年后，一个特大消息在当地书画界传开了，说国内著名的书画家石波个人篆刻书画展在省博物馆开展。王晶民闻听，心里那个激动呀。他到省城快一年了，极想认识一下这位十几年前从省城走出去的石波大师，可石波这人太低调，好多省城的人都见不着他，认识他的也有限。这下好了，他的个展，总得露面了吧。王晶民就抡胳膊抡腿地使出浑身解数，想着一定得攀附上这个大师。要知道，只要石波指点指点，那自己就能飞黄腾达了呀。这石波可是对自己今后发展有用的贵人。

开展这天，省博物馆人山人海。王晶民竟在大门口看见了刘品。那刘品和一群人，正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。王晶民感到一阵恶心，他装做没见着，脸一扭，走了过去。

王晶民进了大厅，突然发现人们围着一个玻璃展台，里三层外三层的。什么好宝贝这么吸引人？他挤进去一看，"刷"地眼直了。怎么回事？原来这是石波的一组篆刻印章，而正中那枚分明是自己送给

刘品的，这印章怎么会到了石波手上？难道这刘品与石波有特殊关系不成？但这只是一块极普通的高仿鸡血石呀，难道石波也不识货？王晶民心存疑惑，凑上前细细一看，呀，原来自己刻的这枚印章又被加工了，在印章的侧面有一行遒劲有力的行书："看透而不说破，乃君子之风也。"王晶民眨眨眼，似乎感到什么，又说不出。而这字体，他太熟悉了，因为他曾临摹过千百次，没错，绝对是石波的。天，这是化腐朽为传奇，真正大师也！

这让王晶民想认识石波大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。这时，一个熟人



走过来，对王晶民点点头，说："哟，王老师也来了呀。"

"不敢当、不敢当。你也是来观摩的？"

"是啊。"那人边说边往大门口一指，说，"你怎么不去和石波大师打个招呼？"

王晶民一惊，怎么，原来刘品站的那群人中就有石波，怪不得刘品钻那儿去了呢。他冷冷一笑，说："哎，你看到那个穿红西服的人了吗？他叫刘品，一个商人，也是一个小人。我讨厌他。"

"你说谁？"那人瞪大了眼睛，"穿红西服的？他就是石波大师呀！"

这下子，王晶民彻底蒙了，好半天他才回过味来——原来一直自诩头脑灵光，没想到却做了一件大傻事儿。

王晶民不知自己是怎么挪到石波面前的，他刚要开口问好，石波摇摇头，把食指竖在嘴唇边，"嘘——"然后指指天，指指地，淡淡地说："王先生，你知、我知、天知、地知，哈哈哈哈……"那一刻，王晶民的脸像烧透了的对虾，红得不能再红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午餐的秘密

□贾　萌

对于父母，有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。

上中学那段时间，父亲是一名工厂职工，母亲没有正式工作。我和父亲中午都要带饭吃，母亲便每天一大早做好午餐，给我们一人装上一个饭盒。那时家里生活紧张，饭菜多是一份主食，一点疙瘩咸菜，配上一份炒青菜。父亲每天要在工厂出大力，而我正是毛头小伙子，像拔节的竹子一样疯长，我们俩人的饭量基本相当。

有天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，我几乎不敢相信，可是反复观察了几次，终于确定了这个让我心痛的事实：每当母亲买来肉菜的时候，我和父亲的饭盒里，就会有不同的内容。

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样抓起饭盒出门，跨上自行车时，不小心把饭盒打翻在地。满满一盒米饭和六七块鸡肉全扣在土里，我捡起来一看，已经沾满了土灰，就算心疼得要命也吃不进嘴了，只能丢掉。如果是往常，我也就这么去学校了，中午饿一顿没什么大不了。可今天要大考，不吃午饭，考试时肯定要饿得发慌。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折回家放下空饭盒，抓起父亲的那盒饭，冲着母亲房间喊了一声就冲出门去。

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，打开父亲的饭盒，看到的居然是肥肥胖胖的肉丸子！

圆滚滚的丸子咬起来很脆，上面还撒了点酱油，非常美味。为什么我的只有清炖鸡块，父亲却吃肉丸子？疑惑，委屈，还有挫伤自尊……种种感觉涌上了心头。

回到家，我等着母亲解释她偏心的理由，可是她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自顾自忙手上的活。我不在乎吃什么，却难以接受这样的欺瞒。

打那以后，只要母亲买了肉菜，我就想方设法检查两个饭盒。果然，我是几块熟五花肉，父亲的就是肥厚的烧肉饼；我只有两条烧小鱼，父亲的居然是蓬松的炸鱼块。

十四五岁的少年自尊心特别强，我开不了口为自己讨公道，这事就一直埋在了心底。

毕业这年我参加运动会，中午时分父亲突然来学校找我。他站在人群外，手里高举着一个饭盒冲我招手。我高兴地跑过去，却突然想起了与饭盒有关的糟心事，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，我冲着他愤怒地大吼：“谁让你来的，赶紧回去！我哪有时间吃饭！”

很多学生转头望着我们，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复杂表情，疑惑、迷茫、痛心……他在铁丝网外呆立了一会儿，转身离去。

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看待这件事，不过打这以后，我们的交流变得更少。我愤恨自己的行为，但更愤恨他们率先施加于我的不公。

后开我远离家乡生活，也几乎不再去想那件事。

难得过年回趟家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我站起来玩笑般地质问母亲：“当时你怎么就那么偏心，给我爸蒸丸子，蒸肉饼，还炸鱼！”

反正都不在乎了，说出来也没那么难。

谁料，母亲听完却哈哈大笑起来。她拍着我的背说：“阿小，我是偏心，不过都偏向你啦！那时候日子太难，买点肉来，先把好鱼好肉挑给你吃，下角料就拌上面粉拌上菜头，做成丸子、饼子糊弄你爸的肚子。你爸知道你孝顺，不让我提这事，免得你心里不好受。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啦！”

母亲说完，又若无其事地走到灯下，静静地缝起了我的棉坎肩。可是我的心里啊，却再也无法平静。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一个人的战争

□吴 嫡

一个独居的盲眼老八路，竟再次经历“中日战争”；虚拟的情境，摄像机记录下最真实的反应。看似年轻人的胡闹，这场“真人秀”究竟会如何收场……



1.山顶上的老头

山东沂蒙山上，住着一个独居老人，叫王老虎。他是个老八路，八十多岁了，精神矍铄。只是眼睛不行了，基本啥也看不见了。好在老人对周围环境很熟悉，生活自理没问题。村干部几次做工作，希望老人到山下的养老院去，老人说不习惯，就是不去。

老人无儿无女，只有个亲侄子，侄子有个儿子叫王凡，就住在山脚下。老人不肯跟他们一起住，平时就由王凡帮老人买米买面，买菜买酒，照顾一下。

王凡没考上大学，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木匠，他怕吃苦，常跟老人发牢骚：“大爷爷，我爷爷和我爹都是农民，我是农三代，没啥可说的。可您是当过八路军排长的，是咱家最有出息的人物，咋说退伍就退伍了，也没要个官当啊？上次来看您的那个战友，跟您是一个连的

吧，人家可是局长退休，儿子都当县长了。您看咱家，您没当上官，家里也没一个能借光的。”

老人“哼哼”两声：“咋没借光？政府每个月给我发的米面油，你们家没吃？政府发给我的补贴，都是你帮我去领的，没留下你泡网吧的钱？我不跟你爹说，你真当我老糊涂了？不好好学手艺，成天泡在网吧里打游戏，能有什么出息？”

王凡央求道：“大爷爷，县长不是您战友的儿子吗？您跟他说说，给我安排个工作，能坐办公室就行。”老人摇摇头说：“没门，我可张不开这嘴。”

王凡说：“那您跟我下趟山总行吧？县里统计老军人，要加钱呢，让您去趟县里立个档案，您死活不去，这不是跟钱过不去吗？”

老人说：“我有吃有穿，钱够用了。我现在是个废物，政府月月给钱让我养老，我知足了。我要真去了，你肯定拿我当幌子求人情。我腿脚不好，下不了山。”

王凡急了：“大爷爷，您腿脚还不好？前天我还看您拿着破木头枪对着草垛练刺杀呢！您要这么绝情，可别怪侄孙子我也不义了。”

老人“呸”了一声：“臭小子，你还敢咋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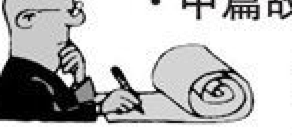
王凡“嘿嘿”一笑：“大爷爷，您啥都看不见了，有钱也花不出去呀。米面油酒，不都得我给您送上山来？您不心疼我，我就不给您送了，看您怎么吃饭。”

老人点了袋烟说：“放心，饿死我，政府不收拾你，你爹也得把你的腿打断了。”王凡无计可施，气呼呼地转身走了。老人一边抽烟一边大声说：“放心，你大爷爷没那么容易饿死，当年日本鬼子扫荡，你大爷爷吃草根挺了一个月，你看这满山的草，饿不死我。”

王凡赌气下山，在山脚下看见几个人，正拿相机对着山上拍照，像是旅游的。王凡心思灵活，知道游客的钱好挣，立刻迎上去：“几位，是要上山游玩吗？我们沂蒙山可好玩了，你们需要导游吗？”

那几个人扭过头来看看王凡，其中一个说道：“我们是拍电影的，来采景，也找演员。这一带有没有独居的盲人，你知道吗？”

王凡一愣，心说这真是太巧了。他笑着问：“干吗要找独居的盲人啊？”那人递上一张名片：“本人是导演，要拍一部影片。但是这片子为了力求真实，其中一个演员必须是不知情的，以为是真事儿，才



能拍出最真实的感觉来。我们走了好几个地方了，都没找到合适的人物和环境。”

王凡不解：“那这和盲人有啥关系呢？”导演笑了笑说：“拍戏主要是用布景，不可能啥都用真的。普通人哪能看不穿呢？只有盲人，因为看不见布景，才会以为是真的。”

王凡明白了，又问：“那为啥要独居的盲人呢？”导演说：“这还不明白吗？如果是在城市里，或者是在村子里，拍电影肯定会引起围观，周围的人一议论，或者一笑场，那就骗不下去了，电影也就没法拍了。”

2.不知情的演员

王凡“嘿嘿”一笑：“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就认识你需要的演员。”导演一听高兴坏了：“是吗？快带我们去看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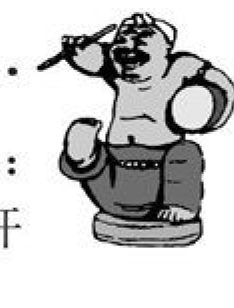
王凡摇摇头说：“哪有那么容易，找演员不得花钱啊？何况还要用场地！我是经纪人，先把价钱谈好了再说。”王凡虽然没有拍过电影，但电视可看了不少，这些门道都听说过。

导演“呵呵”笑了：“小伙子很精明啊。你跟这位盲人是什么关系，就当起经纪人来了？”王凡挺起胸脯说：“那是我大爷爷，要是没有我，你们这电影也拍不成啊。”

导演连连点头：“放心，演员的片酬一天五百，场地费用一天三百，怎么样？”王凡大喜，心说这买卖太挣钱了。他立刻说：“我这就带你们上山看看。”

整个剧组有四个人，都是年轻男人，比王凡大一点。几个人很快就混熟了，嘻嘻哈哈地登上了山





顶。一到山顶，导演站住了，让大家都不要出声。他看看四周的环境，忍不住感叹："太理想了，独门独户，周围五百米都没有其他人家，最适合拍电影了。王先生，你说的那位盲人在屋子里吗？"

王凡点点头问："说来说去，你们要拍什么电影啊？这演员可是我大爷爷，你们骗他行，可不能骗出事来，否则我爹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"导演说："放心吧，我们有分寸的。这个戏里你也得演个角色，否则戏不好拍。"

王凡一听，立刻说："我的片酬可不能比我大爷爷低。"导演笑了笑："可以，也是五百一天，怎么样？"王凡立刻点头。

导演说："你先给家里送个信，就说这几天你要在你大爷爷家住，让他们不要担心。"王凡说："放心，我爸最近接了个活，分不开身，我就说大爷爷身体不舒服，我在山上照顾他，我爸没时间管我。"

一切准备妥当后，天也渐渐地黑了。老人正在屋里一边吃王凡给他买来的煎饼，一边喝酒，吃得正香，就听见山脚下传来了两声枪响，似乎还有大炮的声音。老人感到奇怪，放下酒杯，支起耳朵仔细听。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然后房门被敲得"咚咚"响："大爷爷，快开门，快开门啊！"

老人放下煎饼，跳下炕，边开门边说："咋的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看大爷爷饿没饿死是吧？"王凡哆嗦着返身插上门，把老人拉到炕边上："大爷爷，别开玩笑了，不得了了！"

老人想到刚才的动静，镇定地说："山下出啥事了？快说！"王凡说："大爷爷，日本鬼子打进来了！"

老人愣了一下，说："放屁，现在啥年代了，中国这么强，日本人说打就能打进来？你以为还是七八十年前啊？我说你编瞎话也不编个像点的，你不是想让我捐钱给你去打仗吧？"

王凡着急地说："大爷爷，我不是骗你玩，我也是刚从山下逃上来的，听说中国和美国在南海打起来了，日本鬼子趁中国海军都在应付美国人，偷偷从烟台、青岛登陆了，直接进了咱们山东省。听说现在只进来一部分，刚到咱们这儿，其他地方还没有呢。"

老人将信将疑："你小子不是在拿我开玩笑吧？这么大的事收音机里咋不说？"王凡拧开收音机：

"您自己听听吧。"收音机里的广播员用急切的声音播报了中美南海开战的消息，然后又说："据悉，日军在山东烟台登陆，现已扩散到临沂、枣庄、泰安一带，中国军队正在调动，准备消灭来犯之敌！"

老人愣愣地听完收音机，伸手抄起了靠在墙边的一支木头步枪，猛地站了起来。王凡一愣，一把按住老人的枪："大爷爷，您这是要干吗？您这枪不能用，就是个样子货，您不知道吗？"这把木头步枪，跟着老人大半辈子，老人退伍的时候，实在舍不得，跟营长申请保留。营长看这枪马上报废了，不忍拒绝，就让人把撞针拆了，枪管也用铅水灌死了，然后举行了个仪式，送给了他。后来政府收缴枪械，收缴的人一看这枪的样子，就知道已经不能用了，也就没强求。现在老人是急了，把这废物枪抄起来了。

老人一把推开王凡，伸手到炕席底下去摸，王凡不知道老人在摸什么，然后他看见寒光一闪，老人竟然从炕席下的一个凹坑里摸出来一把军刺！王凡惊呆了，眼看着老人用极其熟练的动作把军刺上到了步枪上，整个人忽然像变了个人一样，迈开大步就要往外冲！

王凡赶紧抱住老人："大爷爷，您不能出去，外面都是日本兵，已经把村子占了，您这东西能管什么用啊！再说您也看不见啊！"老人想了想，把炕席掀起来，又把整支枪放了进去，点点头说："那就等着，我倒要看看，七十年前他们都被我们赶跑了，今天还能怎么样！"



3.沦陷区的老兵

此时，在窗外向屋里偷看的导演都看傻了，王凡借

口出去看看情况，跑到了院子外面。导演紧张地说：“你大爷爷怎么还有枪啊！”王凡说：“放心，那枪是废物，不能使的。”

导演说：“可那军刺是真的啊！他要真捅谁一下，不出人命了吗？这戏可不好演了。”王凡挠头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导演说：“这样，明天我去买个道具刺刀来，你偷偷给他换下来，以防万一。”王凡连连点头。

这时，在山脚下放鞭炮的两个人也上来了，导演问：“村民没起疑心吧？”他俩说：“没有，我们跟几个小孩一起放的，他们还没放够呢。”导演说：“好，那就多给他们点，他们愿意什么时候放，就什么时候放，越是不规律，老头就越容易相信。”

王凡说：“你们用那个小电台给我大爷爷播放的内容，他已经相信了。现在他以为我们村已经沦陷了，接下来怎么演？”导演说：“接下来，我们该出场了，我扮演日本军官，你叫我山本队长，这两个分别叫横田、田中。摄影师就别起日本名了，叫张成吧，日本人来了，没个汉奸也不真实。”

王凡点点头，看了看摄影师说：“张成，你可得离我大爷爷远点，我大爷爷说过，他当八路军时，第一枪打汉奸，第二枪才打鬼子，他恨汉奸比鬼子还厉害呢。虽然他没有武器了，可真给你一巴掌也厉害着呢，我这脸挨一下能肿三天。”

导演笑笑说：“放心吧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血气之勇是有的，真要是家里都被日本兵占了，还能横得起来？没听现在网上说的嘛，当时抗日的主力是国民党，八路军只是打游击的。”王凡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你这话可千万别让我大爷爷听见，他最不爱听这话。”

几个人准备好后，王凡一声惨叫，被“日本兵”押进了房间。老人坐在炕上，抽着旱烟，也没站起来。王凡一边呻吟一边说：“大爷爷，日本人上来了，我让他们抓住了。”老人在炕沿上磕磕烟灰：“小鬼子，来我家想干啥呀？想杀我，就过来吧，王老虎活了八十多岁，够本了。”

“山本”语气一变，故意用不流利的汉语说起话来：“老人家，别紧张。我们不是来侵略的，我们是要和中国政府合作的。山东，和日本很像的，都是靠海，交通方便，资源丰富。大家共同开发山东，共同发财！”

老人“嘿嘿”冷笑道：“咋的，现在不讲大东亚共荣了？变共同开



发了？”

山本连连点头说：“美国和中国共同开发南海，日本和中国共同开发山东。”

老人放下烟袋说：“共同发财，咋还打枪放炮的？”山本“嘿嘿”一笑：“总有些人对我们有误会，慢慢会化解的。”

老人说：“我侄孙子呢？你们把他打了？”山本冲王凡使了个眼色，王凡哼哼着说：“大爷爷，我还行，就是腿被他们砸了一枪托。”

老人松了口气说：“咋的，你们还使步枪呢，就凭这破武器也想侵略中国？中国导弹都能打到美国去了，飞船都能飞到月球去，你们还想着拿几把破步枪就占领中国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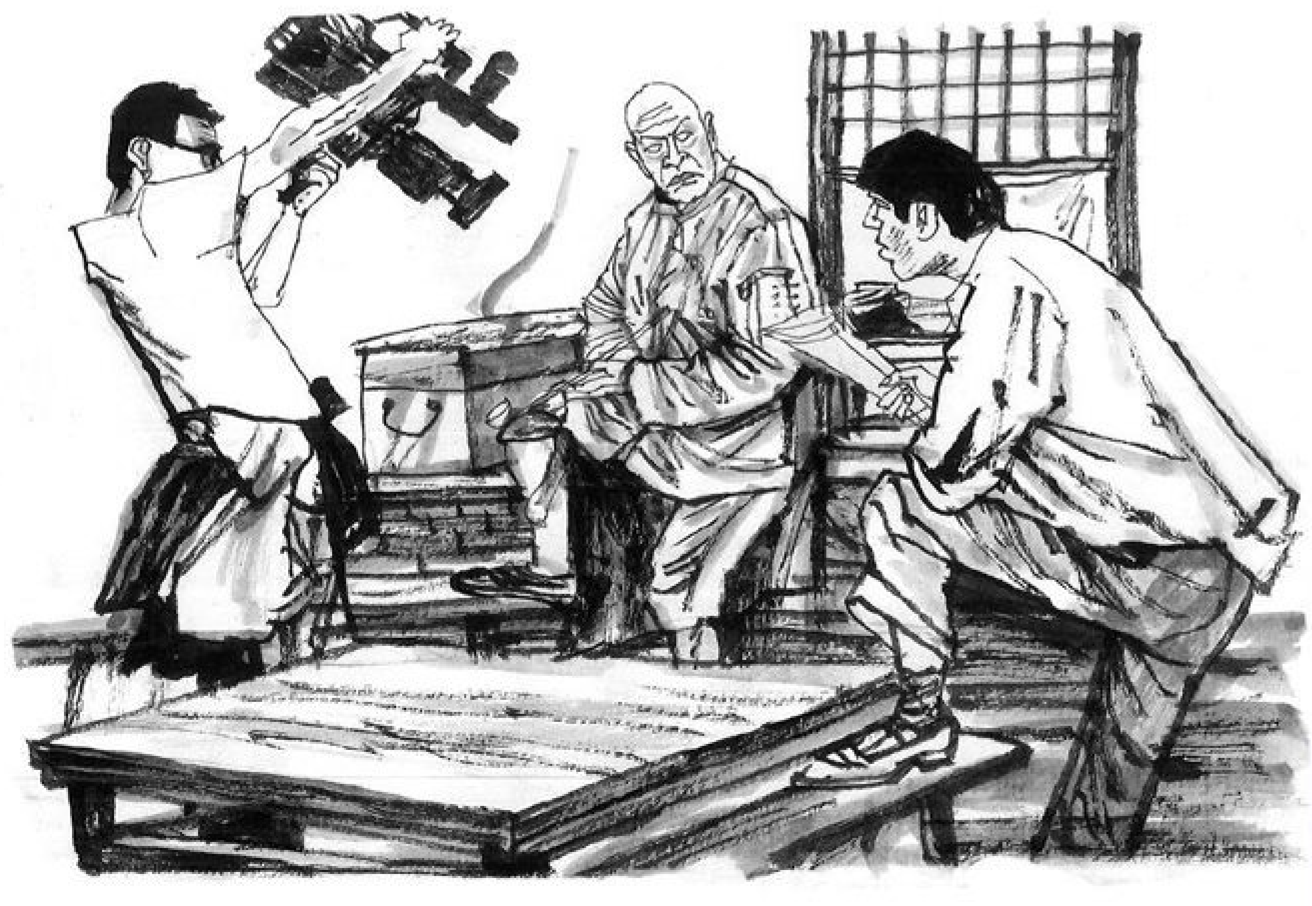
山本一愣，没想到这八十多岁的老头信息并不闭塞，他冷笑两声，想出了词：“美国是干什么的？南海一开战，双方的卫星都已经被互相干扰了，中国的导弹飞不到日本就被拦截了，老人家，不管科技多先进，仗打到最后，决定胜负的都是靠军人，靠枪。”

老人一拍大腿说：“这话说得对，到啥时候打仗都得靠人！我问问你，日本现在有多少人啊，有我们山东一个省的人没有？估计里边还有不少是中国人养大的吧。”

4.橱柜下的毒药

山本没想到老人说话这么噎人，半天才说：“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人数，是人口素质，是战斗力。”

老人点点头，拿起桌上的煎饼吃了一口，说：“有点凉了。就说战斗力吧，你们日本兵那时确实挺厉害的，射击准，刺刀狠。不过再厉害的军队都会死人的，老兵





越来越少，新兵越来越多。我到后来再打仗，碰上的都是年轻的日本娃了，狠劲还有，枪法刀法都不行了。你多大了？”

老人前面侃侃而谈，后面忽然来了这么一个问句，山本觉得老人的脑子太跳跃了，反应不过来：“我今年二十六了。”老人摇摇头说：“等你们这一批死完了，再来的估计就是二十岁左右的了，再下一批可能就不到二十岁了。”山本气得脸都红了，想反驳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竟然憋出了一句：“八嘎牙路。”

老人忍不住笑了：“这么多年，你们还是就会这一句啊？”说着又抽上了烟。看老人这副架势，山本不知怎么继续了，于是说：“田中，张成，你们看着他，我们到院子里布防。”说完带着王凡出了屋子。

到了屋外，导演松了口气说：“老人这么不温不火的，这电影怎么进行啊？我又不能动手，王先生，咱们怎么能激怒或是吓唬你大爷爷呢？”

王凡挠挠脑袋说：“他脾气挺好的，除了我让他帮我走后门，他发火打过我一巴掌之外，真没啥事能让他生气的，吓唬就更不用想了，他这辈子除了害怕他的老营长，别的啥也不怕，听说打仗时日本人手榴弹扔进战壕，他敢拿起来再扔回去！”

导演说：“要不你当汉奸吧，他肯定生气。”王凡连连摇手：“不行不行，我真当了汉奸，可不是生气的事，我大爷爷搞不好当场气死，这事我可不干，给多少钱也不干。”导演说：“放心吧，我们有医药箱，保证不让老人家出意外。”王凡说：“那也不干，你想别的办法吧。”

导演说：“那我们抢东西吃吧，他总会心疼吧。”王凡想了想说：“心疼倒不会，但东西被日本人吃了，他肯定不甘心。”导演说：“那就这么定了，咱们进屋做饭吃。”王凡说：“饭可不能白吃，得按饭店的标准算钱。”导演说：“放心，少不了你的钱。”

一群人又回到屋子里，老人仍然坐在炕上抽烟。山本故意大声说：“饿了，找找有什么吃的，咱们先吃饭。”王凡指了指厨房的位置，田中走过去打开橱柜，掏出一叠煎饼，大声说：“队长，有煎饼！”山本笑道：“哟西，山东的煎饼好吃的，我爷爷当年曾经吃过的。”老人仍然没说话，只是握着烟袋的手微微有些发抖。

几个人开始吃起了煎饼，王凡折腾了半天，也饿了，跟着吃起了

煎饼。老人忽然说："我侄孙子呢，让他来给我装袋烟，我烟袋空了。"王凡看了山本一眼，山本点点头，王凡凑过去，给老人装了袋烟，老人趁两人离得最近的时候小声问："村里有人死吗？"这台词导演之前交代过，王凡马上说："有啊，小花的爹被打了两枪，死了，别人没死。"小花的爹是派出所的，在镇上上班，说他被打死是最合理的。老人哼了一声，然后小声说："橱柜底下有一包药，你摸出来，放到我的酒壶里。"



王凡"啊"了一声，没反应过来，他离开老人后，冲山本使了个眼色，两人偷偷溜出屋子。导演听完王凡的话，皱着眉说："你大爷爷有多大的酒壶啊？"王凡说："我大爷爷最爱喝酒，有个大玻璃壶，里面泡的都是我爹挖来的药材，还有条蛇呢。"导演说："他说的是啥药啊？你摸出来给我看看。"

王凡回到屋里，偷偷把药摸出来了，拿到院外，导演一看脸都绿了："这好像是耗子药，是毒药啊！"王凡吓得一哆嗦："我大爷爷要下毒啊！"导演想了想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又掏出一个小药瓶："这是我吃的中药，治咳嗽的，形状很像，你送回原地去，然后咱们给你大爷爷制造个机会。"

王凡回到屋里，借着给老人送水的机会小声说："大爷爷，他们看得紧，我动不了手，您等机会动手吧。"老人微微点点头。果然，过了一会儿，横田跑进来说："队长，山脚下有情况，好像有村民要逃跑，上面让咱们下去帮忙包围。"山本喊道："都跟我来。"田中问："这两个人怎么办？"山本说："带着年轻的。老人家嘛，他眼睛不好，跑不掉的。"

一帮人都跑了，只有张成躲在了角落里，屏住呼吸，继续拍摄。老人拍了拍烟袋，低着头说："小子，你叫啥名？把柜子上的烟叶给我拿过来，我烟袋空了。"张成只好拿了烟叶递给老人。窗外的导演奇怪地问王凡："你不是说他一点都看不见吗？"王凡也奇怪："是不是张成的呼吸声太大了？"导演招手让张成出来，张成走出来，一听王凡的话，当时就喊冤："天地良心，我憋得心跳都快停了，他不可能听见呼吸声。"导演对王凡说："你去试试。"

王凡走进屋里，凑到老人身边小声说："大爷爷，他们让我回来拿煎饼，您没暴露那包药吧？"老人小声说："放心吧。我猜想小鬼子会在屋里留人，随便一诈就诈出来了。"王凡恍然大悟："我还以为您看见了呢。"老人"嘿嘿"一笑："我低着头是为啥，就是怕眼睛看的方向不对，让人发现是诈的。"

这时，张成走了进来，故意大声说："王凡，你跟我走，老爷子，你老实点，跑不了的。"说完把摄像机调好角度，也出了房门。

老人冲着他的背影"呸"了一声，然后下炕，左右仔细听听，见没动静了，几步走到橱柜前，趴在地上，摸出了纸包，然后跑回屋里，掀开红布，露出了大酒壶，拧开盖子，把一包药都倒进了酒壶里。王凡看得直咧嘴，心想幸亏把药换了，否则这壶酒就毁了，大爷爷得打死他。而在他身边，导演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天快亮了，几个人回到了屋子里。山本做出很疲惫的样子说："我先睡一会儿，张成放哨，田中做早饭，做好后喊醒我。老人家，有人想跑，被我们抓回来了，就吊在村口的树上，等中午的时候，当众枪毙，以儆效尤。"老人听了，手抖了一下，没说话。

5.震天地的杀声

王凡爬到老人身边，装做挨了打的样子说："大爷爷，您还好吧？"老人没说话，抓住他的手，在手心里写了个字"四"。王凡明白了，大爷爷这是问多少人呢，他抓住大爷爷的手握了握，表示对了。大爷爷又写了个字"杀"。王凡心里一惊，他顾不得不真实了，小声说："没用，山下还不少呢。"大爷爷哼哼着，唱戏一样的小声说："杀一个少一个。"

过了一会儿，早饭做好了，几个人都围到桌子前喝粥吃煎饼。山

本说："老人家，一起吃点吧，我说了，对于合作的人，我们都是朋友。"老人也不推辞，坐到桌前就开吃，吃了两口说："王凡，给我打杯酒来，没有酒我吃不下饭去。"王凡一愣："大爷爷，您要喝酒？"老人说："怎么？日本人来了，我连酒都不能喝了？"

王凡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山本朝他微微点了点头，王凡就打了一杯酒，递给大爷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手在发抖，好像酒里真的有毒一样。老人接过酒来，大声说："我们中国人讲究上门都是客。你们既然到我家来了，没打我没骂我，还算有点人性。冲这个，我跟你们碰个杯！"说完举着酒杯不动了，山本使了个眼色，几个人拿粥碗分别跟老人碰了杯。

老人沉吟了一下："咋还少一个呢，汉奸不让上桌啊？"山本笑着说："他等咱们吃完了再吃。"老人没再说话，把酒杯端到嘴边，所有人都停住了手，愣愣地看着他。老人停了一秒，然后露出一个淡然的微笑，抿了一口，满足地放下酒杯说："好酒。"

山本长出了一口气，勉强笑道："原来老人家有好酒。多拿几个杯子，咱们都来喝一杯。"王凡手忙脚乱地给他们打酒，因为心慌意乱，好几次酒都倒洒了。老人皱皱眉头："我的酒，你心疼什么，他们要喝就喝吧，你还能拦得住不成？"几个人都端起了酒杯，老人举起杯子，一饮而尽！

那几个人对视了一眼，山本说："干了。"大家都喝干了。老人点点头说："王凡，再给我打一杯，这么好的酒，我不多喝点就都被他们喝光了。"山本说："没错，再打来。"几个人连喝了三杯，老人长出了一口气："要说汉奸不上桌这事，我还得说你两句。你既然拿我都当朋友，给你们办事的反而不当朋友？以后还有人帮你办事？冲这个，你们也打不赢这仗。"

几个人看着山本，山本点点头说："有道理。"他高声喊道，"张成君，进来吃饭吧。"张成拿着摄像机往屋里走，山本忽然说："我肚子好像有点疼。"老人哈哈大笑道："是吗？我也有点，大概是煎饼有点变质了吧。"

说话间，张成已经端着摄像机，一脚踏进了门里。就在这时，老人猛然掀开了身后的炕席，一把抓出炕席底下的步枪，毫不迟疑地跳下了炕，动作就像个二三十岁的小伙

子一样。在落地的一刹那，他右腿一软，差点跪倒，但马上挺了起来，顺势一个前冲，大喊一声："杀！"

这喊声震得屋子嗡嗡响，震得满屋子的人脸上变色。张成被这一声"杀"吓傻了，完全忘了那枪上的刺刀是被王凡换过的道具了，他下意识地转身要跑，明晃晃的刺刀直直地刺在了他的后背上。塑料道具在巨大的冲击力下弯曲了，然后"啪"的一声，断裂了。后背上的剧痛让张成喘不过气来，他向前踉跄两步后，直接跪倒在地，肩上的摄影机甩出去很远。

老人刚才那个动作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，他拄着枪，勉强站着，迷惑地伸手去摸那断裂的刺刀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炕上的几个人都跪下了，低着头，导演已经泪流满面了。王凡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抱着大爷爷的腿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王凡一边哭，一边打着自己的耳光，把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，告诉了老人。老人全身哆嗦着，退回到炕沿上，坐了下来。

导演擦着眼泪，对老人说："对不起，老人家，我不该这样对您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！请原谅我们。"

老人叹了口气，狠狠给了王凡一巴掌，说："你们拍电影就拍电影，整这一套干啥？算了，还是我这侄孙子不争气，跟外人一起骗我。你们走吧。"

导演掏出一叠钱，递给王凡："这是片酬，真是对不起你。"老人转向王凡，用看不见的眼睛瞪着他。王凡咽了下口水，说："钱，我不要了。"

老人露出一丝微笑："这就对了，不能啥钱都挣。要挣正经钱！"





6.最真实的一课

一个月后，王凡收到一封信，里面还有一张汇款单。王凡看完信后，百感交集。他上了山，给大爷爷读了那封信：

老人家，对不起，我是上次骗您的导演。其实，我不是真正的导演，我是个日本人，在中国留学。他们几个也和我一样，我们是学影视的。在大学里，我们经常和中国的学生因为中日战争争论不休。我们国家的教育告诉我们，日本当时是帮助整个亚洲建立帝国，来和西方对抗，这是好意，而且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是欢迎我们的，即使不欢迎的人抵抗也并不激烈。中国学生则说任何中国人都对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，并说我们自欺欺人。

因为争论始终无法分出胜负，我们这些日本学生就有了一个计划。我们打算找一个独居的中国人，营造一个当时日本占领区的气氛，看看这个中国人会有什么反应。我们相信，他就算不欢迎我们，也不会拼死反抗。我们想把这个人的表现拍下来给中国同学看，证明我们才是对的。

我们走了好多地方，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和环境，直到碰到了王凡。那时我在网吧上网，听见王凡一边打游戏，一边跟旁边的朋友抱怨您。当时，我就确定您是最合适的目标：独居，盲人，还是中国军队的老军人。

然而，当您端起酒杯的那一刻，当您举枪大声喊出“杀”的时候，我就输了，输得彻彻底底，输得心服口服。从您身上，我能看到七八十年前的中国人，他们一定像您这样反抗过日本人；从您那声“杀”，我能看到七八十年前中国的军人，他们的反抗怎么可能不激烈？

最后，附上汇款，请不要拒绝，这不是那部戏的片酬，这是我给您的酒钱和饭钱，也是我的学费，您给我上了最真实的一课。那部片子我只会自己欣赏，这是我最值得珍藏的作品。

山本一郎

老人听完，笑着对王凡说：“想不到，我还不是个废物，还有点用啊。”王凡点点头说：“大爷爷，您那枪太旧了。我最近跟爸爸学了抛光，让我帮您抛抛光吧。”

老人摸着枪杆说：“不用了，旧了就旧了，怕什么，有你们呢。你们长大了，就行了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迟到的样刊

张国心



二十年前，我是小山沟里的一个农民，生活拮据，口袋比脸干净，女儿入学时连一个新书包都买不起，只好捡别人的破书包，缝缝补补将就着背。

日子过得这样难，我还是扔不掉舞文弄墨的癖好，常常坐在油灯下爬格码字，被邻居们嘲讽为挣不来一个大子儿的“坐家”。1997 年 4 月份，我的第一篇幽默故事《三找老同学》终于在《故事会》上发表了，转过月就收到了稿费汇款单，整整 150 元，几乎是一亩地的产值，我有了自信心，左邻右舍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。

可是，稿费是收到了，样刊却迟迟不见面。当时邮递员送信都是放在村部，丢信的事常有，我怕样刊被别人拿走，就隔三差五地往村部跑。到了 5 月下旬，样刊还是没见影子，我心急火燎，最后决定不能再等了，到县城里去买。

第二天，我跨上一辆破自行车，骑了两个多小时来到县城。县城的书报亭只有两家，我来到第一家一问，营业员说《故事会》特别受欢迎，到货不几天就卖完了。我又急忙来到第二家，营业员的话如同一盆凉水兜头浇下来：“最后一本刚刚被一个人买走了。”

《故事会》没买到，我只好骑车往回走。正是中午，日头毒辣，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直冒金花，正好前面有个卫生所，就赶紧进去请大夫看看。大夫一测血压，说我血压太高，应该马上治疗，否则会脑出血。我吓了一跳，可哪舍得花钱治病啊，就用凉水冲了冲脑袋，强撑着跨上了自行车。

回到家时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妻子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，我一头躺在了炕上。正在这时，村东头的吴老二来了，只见他拿着一个大信封跟我说："这本《故事会》早该还你，可实在舍不得。今天我去县城办事，路过书报亭一问，正好还有最后一本，就买了下来，这本就物归原主吧。"我一看，正是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给我寄来的样刊，我吃了一惊，问道："这本书怎么跑你手里去了？"吴老二解释说，书是他在路上捡的，信封皮已经破了，他就把书拿出来看，里面的故事太好看了，"没想到有一篇还是你写的，你太厉害了，是块作家的料！"

吴老二文化程度不高，一本杂志看了个把月是正常的，可他不该撒谎，明明是在村部顺手牵羊而得，愣说是在大道上捡的，难道书会长了翅膀自己飞到路上不成？自欺欺人，着实可恶！

我把样刊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怎么也舍不得放下。我们这有"冲喜"的习俗，遇到病灾用喜事"冲"，我的病好像被这本样刊"冲"好了，再去医院检查时一切正常。

我用稿费给女儿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书包，女儿抱着书包连蹦带跳，乐得就像一朵花似的。突然，她想起了什么，放下书包，搂着我的脖子小声地说："爸爸，我做错过一件事，一直没敢告诉你。"

我问她："什么事啊？"女儿怯怯地说："我说了，你可不能骂我。"我点了点头。

女儿说："有一回，村部爷爷给我一封很厚的信，让我交给你，可是，走路的时候，书包破了，大信封不知什么时候掉了……爸爸，对不起。"

"啊，原来是这样……"

吴老二的一个亲戚在县文化局工作，他把我在亲戚跟前一通神吹，正巧文化局缺一个搞宣传的，就临时把我聘了过去，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……

扫一扫二维码，可带走、分享这篇文章。





· 神探夏洛克 ·

谁偷了画册

菲尼是著名的收藏家，对名画情有独钟。退休后，菲尼开了家书店，专卖昂贵画册。这天下雨，顾客很少，书店里只有卡莫太太和加尔先生。

加尔先生夹着公文包，买了一本画册就离开了书店。卡莫太太是近视眼，今天忘戴眼镜了，她手里提着一个纸袋，在书架上选了好半天，挑中了一本画册，付款时连手上的纸币金额都看不清楚。菲尼扶着卡莫太太走出店门，告诉她下雨天路不好走，让她注意安全，然后就回到店里整理书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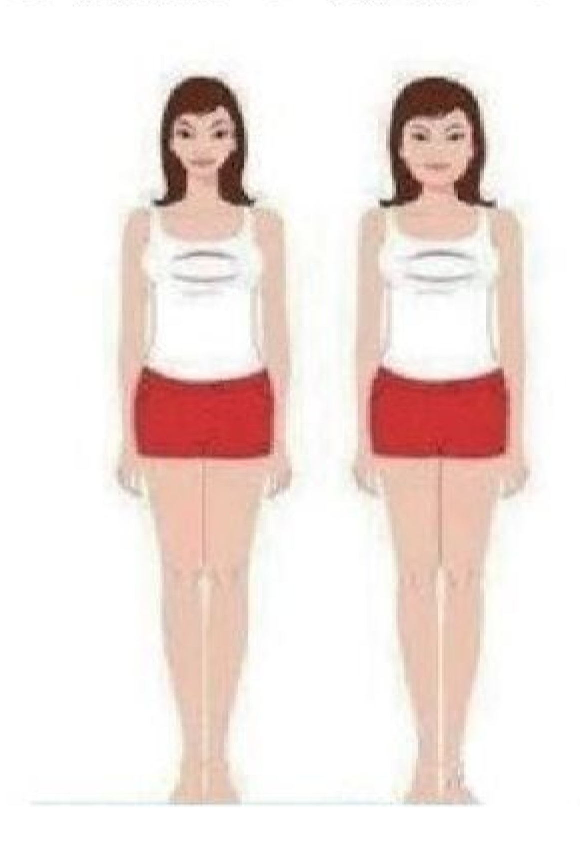
整理时，菲尼发现书架上少了一本画册。今天只有两位顾客来过书店，所以，画册肯定被其中一人拿走了。于是，菲尼先到了卡莫太太家说明来意，卡莫太太很激动，她发誓没有偷书，并说当时离她 10 米远还有个男人，他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从书名看，正是那本失窃的画册。菲尼又赶到加尔家，他一听火冒三丈，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，把菲尼赶了出来。菲尼垂头丧气地往回走，迎面碰上夏洛克神探，夏洛克问明情况后，很快就帮菲尼找出了偷书人。

你知道是谁偷了画册吗？依据是什么呢？

超级视觉　哪个女人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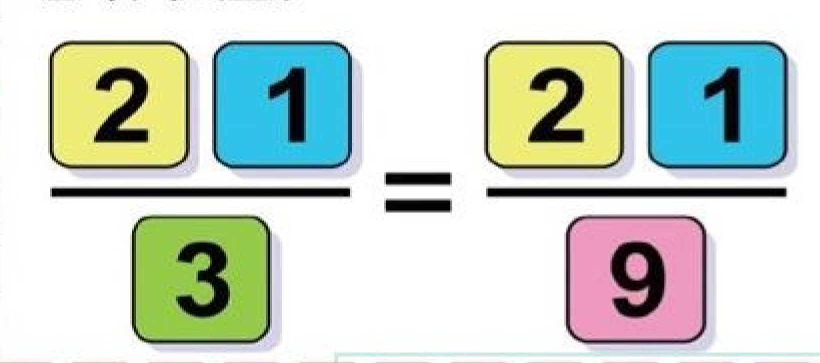
请仔细观察图片中的两个女人，哪个比较瘦呢？

A 脸小的　B 脸大的　C 一样



思维风暴　巧移数字

请移动一个图片里的一个数字，让等式成立。



想知道答案吗？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2. 您可登录 http://t.cn/RM4DLML。
3. 购买 2017 年 3 月上《故事会》。

动感地带，与您不见不散！上期答案见本期 P26。



故事会■新浪 微故事大赛

1月优秀作品选登　主题：万能

@贫民区的百万富翁　独居的钱大爷凡事都找居委会丁主任，丁主任则有求必应。最近一周，钱大爷一个电话都没给丁主任打，丁主任不放心，亲自来到钱大爷家。进了门，钱大爷乐呵呵的，家里也没什么变化，丁主任不禁问："您最近怎么不找我了？"钱大爷拉着丁主任激动地说："谢谢你教会我上网！"

@夏菘辉　母亲死活不同意我的婚事，原因是她找天山寺的万能法师算过，说我跟女友八字不合。数日后，我和女友带着母亲，去找万能法师再算一回。万能法师掐指道："真乃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啊！"母亲不解，这次怎么又合了？女友白了我一眼，小声责怪说："一万块香火钱，你捐得也太多了吧？"

@山高人为峰5699　工作人员到深山村寨中推广二代身份证："身份证可以坐火车、住旅店，还能显示指纹、血型。"老者说："在山里遇到老虎，它有啥用？"工作人员说："作用特大，你见到老虎立刻把身份证掏出丢在一边，即使你被老虎咬得面目全非，别人也能知道你是谁。"

@郭玉玺gg　若干年前，我外出恰逢一位哲人，与之交谈，哲人说："世上有这么一种东西，他可以将黑的变成白的，丑的变成美的，粗的变成细的。"世上还有如此万能之物？眼看哲人越走越远，我连忙追上前去问道："先生，敢问是什么宝贝如此神奇？"哲人微闭双眼，慢慢吐出四个字："美图秀秀！"

@喜乐真仁　酒吧里，我向好友叹气道："唉！我老婆特唠叨，真是生无可恋！"好友笑道："我曾经也很困扰，但后来发现了一种神器，对任何女人都有效！"见我急不可



故事会■新浪 微故事大赛

2月征集主题：挑

《故事会》杂志和新浪微博（weibo.com）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，写出最精彩的故事！

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（@故事会微故事大赛），每月一个主题，当月设金奖1名，奖金1400元；银奖2名，奖金700元；优秀奖13名，奖金150元，优秀作品将在每月《故事会》上刊登。1月主题结果已经揭晓，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（www.storychina.cn）查看。

2月微故事征集主题：挑。人的一生，充满了各种挑战，你是选择跳出来，逃避，还是挑起来，勇往直前？正文字数在130以下，力求情节出人意表，立意隽永深远，文字鲜明生动。截稿日期：2月21日。（本期刊物特别选登1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）

耐，好友靠近我说：“她再唠叨时，你就假装说发现她最近皮肤不好，女人最在意这个，给她敷上面膜不就立马安静了吗？”

@良风阁 因为厌学，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，整天无所事事，混了大半生连个窝都没有。路过一间教堂，他诚心祷告。或许是自己的诚意感动了上帝，上帝来到他的面前。“万能的上帝啊，帮帮我吧。我想要有很多很多的钱、一个家、一个漂亮的媳妇。”这个时候上帝有些为难地说：“Can you speak English？”

@微笑吖小虾米 他很后悔，刚才过马路时一个心不在焉，没有看到转弯而来的卡车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的老母亲一下冲到了他的面前，他毫发无损，母亲却不行了。路人纷纷惋惜并且指责他：“你不是有月光宝盒吗？”他泣不成声：“无论我把时光倒回多少次，母亲都选择挡在我的面前！”

@臧玖玖 会议室里，各部门都在紧急商讨新项目的名称。只有公关部的小王低着头，旁若无人地玩手机。经理看见了，一脸不悦，冷着脸绕到他的身后，想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，只见小王正打出这么一行字：万能的朋友圈，求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项目名称，在线等，急！



抠门的搞笑艺术

- 做菜时，多凉拌，少煎炒，每次可节省煤气约 0.14 元，且凉拌不会破坏维生素和营养物质。
- 看电视时不开自己家的，到阳台上用望远镜看对面楼上的，每小时可节省电费约 0.05 元，同时可治疗近视眼。
- 出门一律步行。2 公里以内散步，5 公里以内快走，10 公里以内跑步，10 公里以上跑一段歇一段。省钱的同时，气死那些去健身房的傻瓜。
- 内衣每两周洗一次，可减少洗衣机的损耗，每两年可节省内衣一套。袜子一般不穿，有人问就说是肉色的。
- 在家不穿鞋，赤脚走路，每年可节省拖鞋一双，同时能找到回归自然的浪漫感觉。
- 吃饭时，对老婆大讲恶心笑话，每餐可节省馒头一个或米饭半碗，并有助于老婆减肥（此法早饭、午饭不可用，否则饿出病来要花药费）。

（**推荐者**：潘光贤）

爆笑段子

- 朋友劝富二代："别傻了，她爱的是你的钱，不是你这个人！"富二代回答："那为什么她不爱别人的钱，就爱我的钱？还不是因为喜欢我这个人。"
- 我们学校食堂有位阿姨特别好，每次打菜都给我们很多。有一次食堂老板举行活动，请我们票选"心中最好的阿姨"，我们毫不犹豫地都投给了那位阿姨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她。
- 耳朵发炎去医院买了点药，刚刚找个位子坐下来用棉签掏耳朵，结果一熊孩子过来说道："叔叔，你是在找你的金箍棒吗？"
- 许多年前，有次晚上跟同学玩到十一点半才回家。一人走在路上，忽然看到远处灯光下模糊的身影，我心里暖暖的。这么晚了，他还在家门口等着我。这就是我一生最爱的我的爸爸，就是他手上拿的棍子让我有点害怕。（**推荐者**：田园园）

如何委婉告诉别人唱歌不好听

- 你唱歌特别提神，把我瞌睡全赶跑了。
- 其实唱得还行，就是好听得不明显。
- 你唱歌像运动员，有时候跑得比博尔特还快。
- 幸好不是在野外，不然你这样唱歌容易把狼招来。
- 我只想说，你的肺活量蛮大的。
- 还好我睁开眼听着唱，不然会以为自己进了鸭圈。
- 在你唱完这首歌的时间，你的调子已经绕银河系跑了三个来回。
- 你在唱歌方面有前途，500年后当略有小成。
- 如果要我对你的歌声进行评价的话，我只能说："你今天穿的鞋子不错。"
- 你平时跟火星人联络都是这样唱的？
- 这首歌对你来说难度太大，你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歌练起，比方说《两只老虎》什么的。

（**推荐者**：竺吉捷）



何为备胎

- 她无聊时可以找你，你无聊时你得忍着。
- 知道为什么备胎都是圆形的吗？因为方便滚啊！
- WiFi满格，却始终连不上网。
- 一百次告诫自己放弃，却敌不过对方一个点赞。
- 我用铅笔把你写进了我的人生计划，而你却手握橡皮擦。
- 一边渴望爆胎路途坎坷，一边心疼颠簸伤了车。

（**推荐者**：小　兔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孙小片）





大难临头

■ 加西亚 · 马尔克斯



从前，有个很小的村子，村子里住着一位老太太，老太太有个儿子。一天，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，儿子见了，问她怎么了。她说："我也不知道，一早起来，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。"

儿子笑话她，说她这是瞎想。儿子出门去打台球，碰到一个球位置极好，绝对一击就中。对手对他说："我赌一个比索，你中不了。"大家都笑了，老太太的儿子也笑了，可一杆打出去，还真没中，就输了一个比索。对手问他："怎么回事？这么容易都击不中。"

老太太的儿子说："是容易。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，我心慌。"大家听了又都笑了。

赢钱的人回到家，见妈妈和一位女亲戚在家，便高兴地说："我有个朋友真笨，让我轻轻松松地赢了一个比索。"妈妈问："他怎么笨了？"

赢钱的人说："笨蛋都能打中的好位置，他却打不中，他说是因为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，他心慌。"

妈妈说："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，有时候真的灵。"

那女亲戚听了，出门买肉，对卖肉的人说："称一磅肉。"卖肉的正在切，她又说："称两磅吧！听说会有大难，还是多备点。"卖肉的把肉给她，又来了一位太太，也说要称一磅，卖肉的就说："称两磅吧！听说会有大难，得多备点吃的，大家都在买。"

于是，那位太太就说："我家孩子多，称四磅吧！"就这样她称

走了四磅肉。卖肉的半个小时就卖光了肉，然后宰了头牛，又卖光了。

谣言越传越广，后来，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，就等着出事。下午两点，天一如既往地热。突然有人说："这个点儿从没这么热过！"其他人附和道："就是，没这么热。"

街上没人，广场上也没人，突然飞来一只小鸟，顿时一传十，十传百："广场上飞来一只小鸟。"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，有人说："小鸟从没在这个点儿来过。"

人们越来越紧张，万念俱灰，想走又不敢走。有人说："我是大老爷们，有什么好怕的，我走！"说着，就把家具、孩子、牲口通通装上车。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，都说："他走，我们也走。"

于是全村都开始收拾，物品、牲口通通被带走，就剩最后一拨人了。有人说："还有房子呢！可别留在这儿遭难。"说着就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，其他人也跟着烧，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，个个抱头鼠窜。

人群中，只见那位有预感的老太太说："我就说会有大难，你们还说我疯了！"

（**推荐者**：左相军）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孙小片）

本文为故事中国网举办的最棒的故事（第一季）获奖作品。



女汉子

■嫣然一笑



一个劫匪持枪抢劫银行得了手，仓皇逃命时，被闻讯赶来的警察逼到了街角。情急之下，劫匪劫持了一个男孩。

见此情形，警察忙安抚劫匪，劝他不要冲动，一切好商量。劫匪用枪抵住男孩的头部，扯着嗓子大叫：“给我一辆车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”

警察答应说：“我们只有警车，给你你也逃不掉。这样吧，我请示上面给你调一辆民用车，不过你得给我时间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一辆白色轿车从远处路口转过弯，缓缓地朝这边开来。劫匪眼前一亮，不再理会警察，拖着人质来到路上。等小车开得近了，劫匪猛地抬起枪对着小车，声嘶力竭地大喊：“停车！给我停车！”

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小车非但没停，反而突然加速，呼啸着朝劫匪撞过来。劫匪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蒙了，哀嚎一声，丢掉手里的枪，连滚带爬扑倒在路边。与此同时，小车猛地一个转向，躲过男孩，撞到交通护栏上停了下来。

警察冲上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伏了劫匪。围观的群众这才醒悟过来，齐声鼓掌。警察捡起那把枪，发现是把仿真玩具手枪；再看那辆车，由于护栏的缓冲，受损并不严重。这时，车门打开了，一个年轻女子哆哆嗦嗦地下了车。

警察赞许地看着眼前这位见义勇为的女汉子，冲她竖起大拇指：“姑娘，谢谢你帮我们，才能抓住劫匪。不过……”警察话锋一转说，“你这样做也太危险了——幸亏只是把玩具手枪。”

姑娘惊魂未定，不住地拍着胸口，待情绪稍稍平复，才颤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警察同志，我……我踩错油门了。”　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

还真把自己当官了

■德乡子

王德相貌堂堂，举手投足很有领导的派头，一家婚庆公司的导演一眼便相中了他，让他以某市副市长的名义充当专业证婚人。

每当婚礼主持人煞有介事地宣布“下面有请证婚人王副市长登台为新人证婚”时，不仅新人全家感到风光无限，王德本人也是意气风华，好像真当了副市长一样。

婚庆公司为这种婚庆套餐，定了个价格为12999元。这天，他们遇上了一个抠门的顾客，死活要把零头抹去，只给12000元。为了能促成这笔生意，又不想后面的客人纷纷效仿，婚庆公司负责人便说，12000元也可以，只是证婚人的级别要降一降。这样，生意便谈成了。

到了婚礼上，只听主持人大声念道：“下面有请证婚人王镇长登台，为新人证婚。”一连喊了三遍，王德却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，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。后台的工作人员赶忙跑到王德身边，提醒他该他上了。



谁知，王德却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，把头一歪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他叫的是王镇长，又不是叫我。”

工作人员苦笑道：“你现在就是王镇长。”

王德眼一瞪，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愤愤地说：“我又没犯错，他们……他们凭啥降我的职？”说完，他又一屁股坐了下去。

眼看着无法收场，导演走了过来，轻轻拍了拍王德的肩，在他耳边低声说：“王副市长，您可能还不知道，现在反腐风声紧，没有哪个市县级领导敢在这种场合露面了，我们是为了保护您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王德像打了鸡血一般，倏地站起身，整了整笔挺的西装，神采奕奕地朝台上走去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

帮你圆梦

■滕建军

老马特别迷信。

这天早上，老马高兴地对老婆说：“昨天晚上我梦到吃鱼，书上说这是个好兆头，预示着今天肯定能交好运！”

老婆不信这些，不过她是个贤惠的女人，心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丈夫这是想吃鱼了，于是就去菜市场买了一条回来。

老马回家后一看有鱼吃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说：“看！我做的梦灵验吧！”



又过了几天，老马一早起来就愁眉不展，老婆问他怎么了，老马说：“唉！昨晚做了一个不好的梦，梦到掉粪坑里了，沾了一身大粪。”

老婆一听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安慰他说：“你别胡思乱想了，现在家家用的都是抽水马桶，你就是想掉也找不到粪坑。”

没想到当天晚上老马哭丧着脸回来了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我说做的梦不好要倒霉吧！今天出门踩了一大摊狗屎，粘在鞋上臭死了！你看，多灵！”

又过了两天，这天早上，老婆正在厨房里做饭，老马起床后，二话不说，到厨房就给了老婆一巴掌。老婆觉得莫名其妙，克制着脾气问：“好好的，你打我干什么？”老马瞪起眼睛，用手指着老婆的鼻子骂道：“你还在这儿装蒜！昨晚我都梦到了，你和别人有私情，在我的饭菜里下毒，把我毒死了。”

老婆感到又好气又好笑，觉得他不可理喻。可老马却认为自己做的梦一向灵验，拉着老婆不依不饶。

后来老婆被他逼急了，抓起钱包就要往外跑，被老马一把拉住，问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老婆没好气地说：“我不去买点耗子药回来，怎么帮你圆梦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



让你不来电

■赵松岩



机场新来了一位徐机长，单身，很帅，成了诸多单身空姐的目标。可徐机长也不知道晃花了眼还是生性保守，竟对众多的美眉没反应，因此，徐机长也得了个别称：不来电。

空姐爱莲也喜欢徐机长，却不知该如何下手。恰逢机场举办联谊会，有感于徐机长“不来电”的外号，爱莲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

不出爱莲所料，邀请徐机长跳一曲的女孩子们接连不断，却都只能蜻蜓点水般与他短暂搭上几句话，徐机长对每一个舞伴，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。爱莲则按兵不动，暗暗等待机会。

总算等到了一曲相当长的现代舞，爱莲快步上前，邀徐机长进了舞池。两人刚一接手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爱莲的手狠狠地放了静电。徐机长痛得一皱眉，但碍于风度，他忍了，拉着爱莲的手继续跳。

这曲子的舞步，对舞者的要求是分分合合的，分开的手再拉住，必定一次次狠狠地放静电。屡次被电痛的徐机长也不管舞步要求了，拉住爱莲的手不肯再松开。同事们发现他俩亲近得手都不带分开的，纷纷议论着徐机长对爱莲“来电了”。

跳乱了舞步，徐机长很是尴尬，就跟爱莲边跳边聊，一副谈得很投机的样子。嘿，这一谈，俩人还真投缘。

半年后，徐机长和爱莲办订婚宴，同事们一定要知道爱莲是怎么搞定“不来电”的，爱莲被迫交代，那次跳舞前，她特地穿了一套极易起静电的混纺衣服，非电得徐机长这个“不来电”来电了不可。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

有备难免患

■ 申之珉

干部培训班的最后一天，主办方临时安排干部们去监狱，听落马官员现身说法。

邻市的原城建局局长现身，交代一番自己贪污腐化、包养情人的罪行。只听猛的一声轰响，市财政局陈局长倒在地上。



城建局伍局长掏出几粒保心丸，塞进陈局长的嘴里，取出手机准备拨打120，谁知他的手机恰巧响了起来。

一看是家里的号码，他便不耐烦地说：“别打了，我在监狱忙着呢！”说罢挂断通话，拨通了120。

救护车呼啸赶来，病人被迅速送走。随着落马官员一个个交代，倒下的领导也越来越多，伍局长积极安排送救，动作利索。

众人不禁疑惑：圈里公认，老伍是腐败问题最大的主儿，又有很多病，按做贼心虚的说法，先倒下的应当是他呀！怎么竟一点反应也没有……

活动结束后，伍局长一回家，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堆药瓶，对着卧室夸奖道：“老婆真有你的，要不是你，事先给我准备了这些药，说不定我早完了，这真是有备无患呀！”

伍局长笑了一阵儿，不见回应。他走进卧室，发现老婆不在，此时，小保姆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，见到伍局长，惊喜地说：“叔叔您回来了？听说您进了监狱，阿姨一下就昏倒了，刚被医院抢救过来，这不，我回家来拿点阿姨的生活用品！”

伍局长马上赶去医院，发现反贪局的书记也在病房里，老婆正痛哭流涕：“书记，老伍的事我全交代，只求您不要把他送进监狱，他身体有病，会挺不过来的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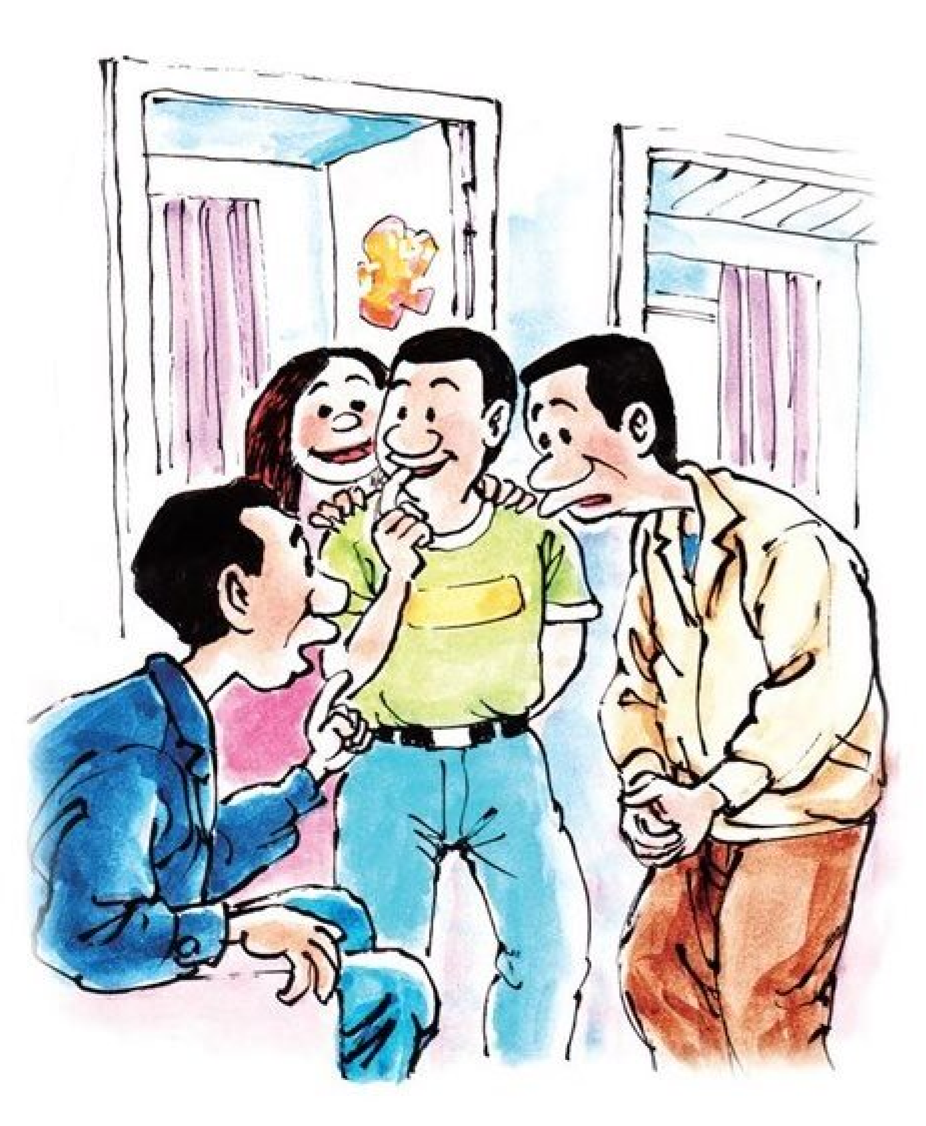
（发稿编辑：赵嫒佳）





技高一筹

■耿文涛



刘老汉拿出半辈子积蓄给儿子在城里买了一套房，为了减少每月的还贷压力，他把房子租给了老马。

房子租出后，刘老汉又动起心思，想着：能不能既收房租，又让儿子也住进新房呢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！

这天刘老汉来到新房，一番客套后，对老马说：“你看我这套房子是两室一厅，你能不能委屈一下，腾出一间让我儿子住？我儿子公司的宿舍小得像蚂蚁洞，我这当爹的看着心里难受啊！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房租可以减少点……”

老马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房租不用降！你让你儿子搬来吧，我马上腾房间！”

刘老汉马上通知儿子搬进新房。想到房租照收，儿子还能住新房，刘老汉高兴不已。

果然，接下来的几个月，老马都把房租一分不少地交给了刘老汉。

这天，刘老汉又来收房租了，老马却趾高气昂地嚷道：“这个月收入不太好，这样吧，让我未来女婿先帮我交着！”说完，他朝屋里喊了一声。

刘老汉正疑惑呢，只见儿子和一个秀气的姑娘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儿子见到刘老汉，有点尴尬地问：“爸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
刘老汉瞅了那姑娘一眼，又看了看得意扬扬的老马，一下子明白过来，他问儿子：“你们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？”

老马“嘿嘿”一笑，狡黠地说：“哎呦，我的好亲家啊，还不都是你的功劳，你让你儿子天天住这里，我就让我女儿天天来帮我忙，他们日久生情，都谈好几个月了。对了，以后的房租啊，你就找我未来女婿要，千万别客气啊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

爱心募捐

■ 贺小波

老王和老李是单位里的一对死对头。两人同年考进单位，学历资历都差不多，谁都不服谁。后来，老王先进步了，当了办公室副主任，两人就更不对路了。

最近，县里组织爱心募捐活动，要求每个下辖单位一星期内捐上二百件衣物。老王和老李的单位人员少，任务就显得有点重，但领导下了死命令，每人捐八件，就是买也得凑齐。



这天，老李提着袋子到办公室上交衣物。老王负责接收，一看是老李，立马有了鬼主意。

老王故意把老李捐上来的衣服摊在桌上，仅看了一眼就大叫起来："老李，你也太抠了吧，衣服都穿成这样了还捐？太没同情心了吧！"说着还有意抖了几下。

老李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好半天后才不服气地说："那把你捐的拿出来看看，也好给我们当样板。"

老王一愣，忙说："急啥，还没到截止日呢。"老李挑衅似的说："那好，到时我看你捐些啥好衣服。"

截止日那天，老李果真又来到办公室，坏笑着问："王副主任，快让我见识一下你的'爱心'吧！"

老王没想到老李真跟自己较上劲了，极不情愿地把捐的衣服递给他。老李接过衣服仔细查看起来，忽然就听他大喊一声："王副主任，你咋少捐了一件……噢，我明白了，你管这事，少捐一件也没人监督你！"经老李这么一嚷，立即有人走进办公室看起热闹。

老王神情尴尬，他沉吟片刻，仿佛下了很大决心，迅速脱下上衣塞进提兜，自嘲地说："今早风大，临时穿上挡了挡寒气，你要不提醒，还真忘记了！"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　顾子易）